

長風文藝叢刊之六（戲劇）

高爾基著

費明君譯



滿爾曹夫

長風書店發行

11

長風文藝叢書之六

蒲雷曹夫

Yegor Bulychov and others

M. GORKY

高爾基著 費明譯



上海長風書店發行

1949



3 0532 8420 8

譯序

這部戲劇，是高爾基在晚年所計劃寫作的四部作底第一部，所計劃的規模很大，背景的开始時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了期起，分作四個時期：一、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月革命；三、新經濟政策時代；四、再建設時代。這部葉戈爾·蒲雷曹夫及其他人們（Yegor Pulychov and Others）便是第一部，第二部是陀斯契伽挨夫及其他人們。

不幸，這四部作還祇完成第二部時，高氏逝世了，現在雖然祇有這已完成的兩部，也已可窺見在契訶夫以後的蘇聯戲劇底偉大的發展形跡了。這部劇作不但因為是高爾基底最後作品而有價值，也不僅是因着可以知道夜店作者底那以後的變遷，而是在於：對世界戲劇史上已經建樹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底古典的意味上，也有深加注意的必要。

葉戈爾·蒲雷曹夫首次公演的時期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正當慶祝高爾基的文藝及社會活動四十週年盛典的前夜，在莫斯科國立瓦克滔戈夫（Vakhtangov）戲院上演的。演出的結果非常成功，高爾基底現實主義很出色地被瓦克滔戈夫的演員們，以

現實主義表現的演技所表現出來了。那時，高爾基自己也到了場，演完以後，大家請他登上舞台，他於是和演員們一一地握手道謝。

這劇本的上演，可說是現代蘇維埃文學和戲劇史中，一件值得大筆特書的事情。因為這劇本給與了一幅在歐戰時期的俄國鄉土生活的忠實的圖畫，活生生地描繪出了現實的形象和真正有血肉的人物。那以後，蘇聯全國各地戲院常常搬上舞台，依據統計來看，整個蘇聯的戲院中，是保持了最高的上演記錄的。

葉戈爾·蒲雷曹夫是以同名的一個地方的資產階級家庭作為中心，暗示出一九一七年二月前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大革命前夜底俄國社會（資產階級社會）的情況——資產階級底動搖與其階級的崩潰、以及在背後迫近的大眾底力量。蒲雷曹夫的病，象徵着俄國社會的病毒，俄國資產階級的沒落；蒲雷曹夫的死，並不是他底一個肉體的死滅，而是最爲典型地表現出他所代表的階級底沉淪。從劇中人物的言語和行動中，隨時都可以看到透露着的一個偉大的時代正在推進的消息。

在這部戲劇所蘊蓄的社會的意義之外，同時也不能忽視了高爾基在寫這部戲的主

題，是在於深切地描繪出，作為劇中主角的蒲雷曹夫對於宗教、道德、以及一切人類權威所持的批判的態度。葉戈爾·蒲雷曹夫是俄國文學中的一個最複雜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俄國文學對於人類心理，曾經給與了許多精細的分析，葉戈爾·蒲雷曹夫本來是個從事木筏爲生的人底兒子，在俄國革命之前，爬上了上層社會的人物，最後，他底眼光被死的迫近和他所支持過來的社會制度的崩潰，磨鍊光了；因而，他看清了他所過底生活的無益，以及一切圍繞着他的事物，和家庭、教會、君主政治等等的因襲制度的無益。他看到那裏面的『有的人在送死，而有的人在搶劫』底戰爭的真正的性質，也看清了這句話的真理：『做小偷的本身並不是你，而是金錢，壓根兒的說，所謂金錢那傢伙，才是真正的小偷……』；看清了在未近死期以前所看不到的一切。他更看清了他底白費了他的力量，浪費了他的巨大的智力，爲另一個目的而消耗了他的戰鬥精神；他看清了他是在全然無關的人羣裏面，度過了他的一生。這些，祇須一看蘇聯戲劇作家們每逢討論：「典型底境遇上所存在的典型底性格」問題時，大都喜歡引用葉戈爾·蒲雷曹夫中底例子來看，也可以知道這部戲劇底藝術的高度了。

高爾基在這部戲劇裏面，運用了極度簡潔的，毫不浪費的暗示的表現，不但不會寫明每個人物底年齡，甚至連登場退場之類，也有許多地方是省略了的。因而，也有人說：要汲取這劇本底真正的趣味性以及內容的深度，正是試驗讀者底想像力的最好方法。

在夜店中還是個自然發生底逆子，用火也似的眼光對向世間底矛盾的他，而在這部戲劇裏面，對於歷史的進展，已把握任可驚的正確的見解，從時代底複雜的姿態中，浮雕出了最爲基準的事物，單從這一點來看，已足可具體地知道這位作家底巨大的足跡了。

高爾基強力地集中起來的表現，要把它譯成以方塊字來表現的中國語言，實際上，在有許多地方是非常困難的，譯者雖會從能力上加以努力，但究竟能夠獲得多少成就，還是很難自信，所以衷心希望戲劇工作者予以懇切的指示，得能使這劇本的譯文臻於完美；更期望在上演時能與譯者連絡，使譯者能增加富豐的生活體驗，那末，對於原作底複雜的含蓄，逐漸地作深切的感受，當再度修正譯文時，可能有更正確的言語來表達出原作底精神，那就不勝感戴了。

費明君

登場人物

葉戈爾·蒲雷曹夫

克賽妮亞

華爾瓦拉

阿力克山德拉

梅蘭妮雅

池旺操夫

賈欽

莫凱·巴秀金

瓦西里·陀斯契伽挨夫

葉莉莎惠達

其妻

克賽妮亞底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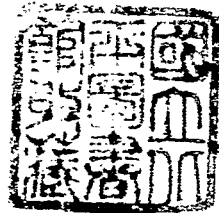
姘婦底女兒（愛羅秀拉）

修道院當家師太，克賽妮亞底姊姊

華爾瓦拉底丈夫

他的表弟

其妻



安托妮娜

阿力克綏

柏甫林

醫生

吹喇叭者

左布諾瓦

普洛波且伊

格拉菲拉

泰伊夏

莫克羅烏索夫

耶可夫·拉普且夫

陀挪特

前妻所生的

女兒

兒子

神父

巫婆

修道士

女傭

梅蘭妮雅底女傭

警察

蒲雷曹夫底寄子

森林看守人

第

一

幕

一個富裕商人家裏的餐室。笨重而高大的傢具。寬大的皮製長沙發。那旁邊是通到二樓去的樓梯。右側是露台，可以到花園。明朗的冬季裏的一天。克賽妮亞坐在桌子旁邊，正洗着茶器。格拉菲拉在露台上整理草花。穿着睡衣的阿力克山德拉赤着脚，套着拖鞋進來。蓬亂的頭髮和葉戈爾·蒲雷曹夫同樣，是棕色的。

克賽妮亞 啊，秀爾卡，又是睡覺嗎？

秀 拉 老是嚕嚕嚕嚕是沒有用的。格拉夏，拿咖啡！報紙在什麼地方？

格拉菲拉 拿到樓上華爾瓦拉小姐那兒去了。

秀 拉 去拿下來。一家祇訂這末一份報紙，鬼傢伙！

克賽妮亞 究竟在說誰是鬼傢伙呀？

秀 拉 爸爸在家嗎？

克賽妮亞 出去看望傷兵去了。現在說的鬼傢伙，該是說那樓上的兩個人嗎？

秀 拉 唔，正是他們兩個。（在電話旁邊）一千七百六十三。

克賽妮亞 好罷，我會去告訴池旺操夫和華爾瓦拉的，你現在說他們的壞話。

秀拉 可以喊一下托妮亞嗎！

克賽妮亞 真太放肆了，這孩子。

秀拉 你，是托妮亞？不去滑雪嗎？不行？爲什麼呀？看戲？回絕了不很好嗎？說

什麼話呀，你這尅夫星……寡婦！……那麼，好罷！

克賽妮亞 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呀，把一個姑娘喊做寡婦？

秀拉 她不是和未婚夫死別了嗎，不是嗎？

克賽妮亞 雖然是那樣的，可是她終究是一個姑娘呀。

秀拉 那怎麼會知道呢？

克賽妮亞 嘿，你說的什麼話，不要臉的丫頭！

格拉菲拉 (揣過咖啡) 報紙，華爾瓦拉小姐自己會拿來的。

克賽妮亞 像你這樣的年紀，是不能知道得太多的。不是說不知可以成佛嗎？我像你這

樣年紀的時候，那還什麼都不懂呢……

秀拉 現在還不是這樣嗎……

克賽妮亞 嘿，真是個壞丫頭！

秀 拉 啊，姐姐的大駕光臨拉！*Bonjour! Madame, Comment Ca Va?* ☉

華爾瓦拉 已經十一點鐘了，你還沒有穿好衣服，頭髮也還蓬亂着……

秀 拉 又來這一套。

華爾瓦拉 依靠着爸爸的溺愛，神氣活現的……現在爸爸生了病，就更加胡鬧起來囉

……

秀 拉 你的話要說得很長嗎？

克賽妮亞 爸爸有病什麼的，她那兒會在心上呀！

華爾瓦拉 沒有法子，祇好把你的行爲去告訴爸爸……

秀 拉 我豫先在這兒謝謝你。那樣，可說完了沒有？

華爾瓦拉 你這笨丫頭！

秀 拉 不巧得很！我可並不笨。

華爾瓦拉 紅頭毛的笨丫頭！

秀拉 華爾瓦拉·葉戈洛芙娜，用不着那樣地浪費精神。完全是白費掉的。

克賽妮亞 真是沒法管束的東西！

秀拉 住在這個地方，人是會變壞的。

華爾瓦拉 也許是的！……媽，到廚房裏去看一下罷，說廚子在那兒發脾氣呢……

克賽妮亞 因為兒子給打死了，所以他很不好受。

華爾瓦拉 雖然這末說，也不能當作隨便發脾氣的理由啊。近來給打死的，多着呢……

和克賽妮亞一起出去。

秀拉 要是她那親愛的丈夫給打死了的話，那可就了不起哪！

格拉菲拉 別把玩笑開得太過分罷。不快些喝完，這兒就收拾不起來啦。

拿了薩莫瓦爾^①退出。秀拉閉起眼睛，雙手放在垂着蓬亂棕色頭髮的腦後，身子靠

在椅子背上坐着。

池旺操夫（拖着拖鞋，從樓梯上下來，偷偷地跑到秀拉那邊，從後面抱住她）為什麼默着呀，紅毛

的小羊？

秀 拉 (依舊那樣地坐着，也不睜開眼睛) 別碰到我。

池旺操夫 別碰到你？你不是高興這樣的搞嗎？噯，是不是？高興這樣的搞吧？

秀 拉 我不高興你這樣的搞。

池旺操夫 爲什麼呀？

秀 拉 別再裝腔作勢的做戲罷。你又並不喜歡我。

池旺操夫 希望我喜歡你才好，是不是？

華爾瓦拉在樓梯上出現。

秀 拉 要是給華爾瓦拉知道了……

池旺操夫 噯……(退遠一些，裝出嚴訓給她聽的神氣) 說得很對……還得提起精神，好好兒

的有功……

華爾瓦拉 秀拉嘛，一邊說着刻薄人家的話，一邊還和托妮亞搞在一起，吹着肥皂泡玩

兒呢……

秀 拉 是啊，當然要吹的。我挺喜歡吹肥皂泡玩兒。怎末哪——使了肥皂，你就搶

不得嗎？

華爾瓦拉 對於你的事情，有些捨不得呢。真的是，不知道此後，要怎樣的過下去呢。

中學裏來通知，要叫你退學……

秀 拉 什麼話，沒有的事。

華爾瓦拉 提到你底女朋友，又是些瘋頭獸腦的……

池旺操夫 說是想學音樂。

華爾瓦拉 是誰？

池旺操夫 秀拉囉。

秀 拉 胡說。我可不想學音樂。

華爾瓦拉 打那兒說出這種話來的，你？

池旺操夫 你不是說過要學的話嗎，秀拉？

秀 拉 （站起來，一邊退出，一邊說）從來沒有說過那種話。

池旺操夫 唔……真是奇怪，又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啊，華莉亞，你對於她好像太兇

狠一些……

華爾瓦拉 那麼，你就太過分親熱了。

池旺操夫 所謂太過分親熱，是什麼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計劃……

華爾瓦拉 計劃固然是計劃，可是總覺得有些親熱得過分，所以很奇怪呢。

池旺操夫 倒想得出這種猥笨的事情……

華爾瓦拉 什麼話？是猥笨嗎？

池旺操夫 噫，你想想罷！在這樣嚴重的時候，還能鬧着吃醋的玩兒，引起家庭糾紛

嗎？

華爾瓦拉 那麼，爲什麼走到下面來的？

池旺操夫 爲什麼走到下面來的？那……一來想看一下登在報上的廣告，還有呢，看守

森林的來了，說是莊稼的捉到了一隻活的狗熊。

華爾瓦拉 看森林的不是在廚房裏嗎？至於廣告登了些什麼，誰又知道呢？

池旺操夫 真是氣人的傢伙，對着我爲什麼用這種態度說話？難道說，我是一個小孩

子嗎？未免太胡鬧……

華爾瓦拉 也用不着這樣急得頭上冒着熱氣呀。啊——也許是爸爸回來了。做什麼呀，還是那種樣子……

池旺操夫匆匆的走到樓上去。華爾瓦拉接住父親。秀拉穿着綠色的暖和的短衣，戴着同樣綠色的帽子，跑到電話的旁邊去，蒲雷曹夫拉住她，默不作聲地把她搜抱起來。接着進來的，是教士柏甫林，穿的是淡紫色的法衣。

蒲雷曹夫 (朝着桌子坐下，依然攔住秀拉處礙，她撫摩父親處混有白髮的棕色頭髮) 以為打傷了多少的人呢？真是看着都叫人害怕……

柏甫林 你好嗎，秀拉小姐？沒有問候你，失禮得很呢……

秀拉 倒是我應該問候你的，柏甫林神父，可是爸爸像狗熊似的，捉住了我……

蒲雷曹夫 別說話！你安靜一點罷，秀拉！那些人，此後打算怎麼辦哪？俄羅斯在大戰以前，沒有用的人本來就有着很多的。給捲到戰爭裏面的結果……

柏甫林 (嘆了一口氣) 依照政府的主意……

蒲雷曹夫 就是日、俄戰爭的時候罷，嚴重的打錯了主意，成爲世界上很大的笑話……

柏甫林 說是這麼說，可是所謂戰爭，並不單是破壞，也可以增長豐富的經驗，並

且……

蒲雷曹夫 該是：這方面是戰爭，那方面是搶劫嗎？

柏甫林 何況，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由着上帝底意志來進行的。——我們即使嘮

叨的說着不平，也是沒有用的。

蒲雷曹夫 柏甫林，得了，停止你的傳教罷……秀拉，剛要出去滑雪嗎？

秀拉 噫，等着托妮亞呢。

蒲雷曹夫 是嘛……好的好的！要是不出去，過上四、五分鐘，我會喊你的。

秀拉跑出去了。

柏甫林 真是，長得這麼高了。正以爲她還是一個小姑娘呢……

蒲雷曹夫 身體很好，也還伶俐，祇是臉蛋兒不很那個。她底媽是個很難看的女人。雖

然聰明得會使人駭上一跳，可是臉龐就不漂亮了。

柏甫林

阿力克山德拉小姐底臉蛋兒……倒不是普通的……又不是不會引人注目。她底媽，是什麼地方的人啊？

蒲雷曹夫

是生在西伯利亞的。不過，你一會兒說是政府的……一會兒說是上帝底意志，究竟是怎樣的呢？那議會是誰的意思呢？

柏甫林

議會嘛，那……那該是政府自己承認了限制那權力的機構罷。也有很多人以為那是無可補救的錯誤，不過，要指出這種事情的是與非，却不是我們正教徒所應該做的。何況，在現在的時勢裏，我們教友必須鼓勵起人們的勇氣，和加深對於皇上、對於祖國的愛……

蒲雷曹夫

該是鼓勵起人們的勇氣，却把人往火坑裏送罷。

柏甫林

大概你早就知道了罷，我已經說服了我那教會裏的長老，請他把唱歌班擴大，也拜候過培特林將軍，請他捐款給正在建築的教堂裏購置一座大鐘，那教堂的題名是和你那祖先是同名的，葉戈爾天使……

蒲雷曹夫

那麼，該是沒有捐出錢來吧？

柏甫林 不但是拒絕了，還說出令人生氣的笑話呢。他說：祇要有帶着銅的名字，一概討厭，甚至於軍隊裏的喇叭。不過，對於捐款購置大鐘，你倒很可以捐出一些哪，尤其在你有病的時候……

蒲雷曹夫

（一邊站起身來）鐘聲是醫不了病的。

柏甫林

那，誰能知道啊，病底原因是不能用學問來解釋的。在外國，還有着用音樂來治病的療養院呢。就以俄羅斯來說，也有着吹起喇叭治病的救火員……

蒲雷曹夫

（笑着）是什麼喇叭？

柏甫林

是銅喇叭。聽說是一種很大很大的傢伙。

蒲雷曹夫

那麼，該是說祇要是很大的，就能治病嗎？

柏甫林

據說是很有效驗的，反正不會有做不到的事情的，葉戈爾·華西里挨羅契，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會有的。我們都是住在神祕的中間，是住在無數的無從解答的神祕的黑闇中間。假使我們以為這是光明的話，那光明就會產生出我們的理性，雖說是光明，也祇不過單由肉體底眼睛看到罷了！所以靈魂也許會

因着理性來蒙住了眼睛。不，不但如此，甚至是會消滅掉的。

蒲雷曹夫 (嘆了一口氣) 呵呵，倒說得很動聽哪。

柏甫林 (愈加增長氣勢) 舉一個例子來說，瞧那個修道的普洛珂庇罷，那種愉快的神色，可怎麼樣啊？但是給人家說得像一個大傻瓜了……

蒲雷曹夫 睜，你又要傳教了嗎！這樣，夠了罷，我很疲倦呢。

柏甫林 希望你保重貴體，對不起，再見…… (退出)

蒲雷曹夫 (撫摩着右邊的肚子，走到長沙發那面去，喃喃地自語) 蠢豬，吃飽了基督底血和肉。

……喂……格拉菲拉……

華爾瓦拉 做什麼？

蒲雷曹夫 沒有什麼，我喊了一下格拉菲拉。噯，打扮得這末講究，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呀？

華爾瓦拉 爲了慰問醫好的傷兵，今天演着戲，我去看去……

蒲雷曹夫 鼻子上還加上了玻璃片哪？說眼睛不行，不過是撒謊，其實，還不是爲了愛

漂亮嘛……

華爾瓦拉 爸爸，你還是教訓教訓秀拉罷，她近來儘是胡鬧，全然是沒法管束的了。

蒲雷曹夫 你們都是好的。出去罷。（自言自語地）你們自己才是沒法管束。瞧着罷……

等我的病好了以後，會好好兒的收拾你們的！

格拉菲拉 你喊了我嗎？

蒲雷曹夫 喊過的。嗨，你真是一個美人兒哪，格拉哈！身段又好，又強壯！可是，家

裏的華爾瓦拉，却像是一副骸骨！

格拉菲拉 （一邊對樓梯那面張望）是骸骨倒是運氣，要是個美人兒的話，那會不給拖到你的牀上去嗎。

蒲雷曹夫 把自己的女兒嗎？放清楚一點，你這蠢東西！說的是什麼話？

格拉菲拉 我全都知道！你抱住秀拉，完全像抱着什麼外頭人一樣……簡直是丘八那樣的！

蒲雷曹夫 （吃了一驚）什麼，格拉菲拉，你瘋了嗎？怎麼啦，你，吃我底女兒的醋？對

於秀爾卡別再那麼想罷。你說簡直是丘八……什麼外頭人一樣？那麼看來，你這傢伙是給丘八抱過的了，是不是，嚶？

格拉菲拉 這可說錯了路子了。有什麼事啊？

蒲雷曹夫 叫陀挪特到這兒來罷，慢着、慢着！把手伸給我。你還是愛我的吧？即使是這樣的一個病人？

格拉菲拉 (把身子側到他的那邊) 真是可憐見的……你別害病罷，別害病……

放開手，跑走了。

蒲雷曹夫 (苦笑着，舐舐嘴唇。搖搖頭，躺下去)

陀挪特 您好，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老闖！

蒲雷曹夫 謝謝。可有什麼新奇的事情啊？

陀挪特 有的是呢，捉到了活的狗熊。

蒲雷曹夫 (嘆一口氣) 嚶！那到是一件羨慕的事情，可是並不能使人愉快。現在的我，就是看到了狗熊，也不會覺得快樂的了。山上的樹木，還在砍嗎？

陀挪特 多少是砍着，因為人手不夠。

克賽妮亞進來。穿上華美的裝束，戴着許多戒指。

蒲雷曹夫 你做什麼？

克賽妮亞 沒有什麼，噯，葉戈利，你別再對狗熊着迷才好呢。真的，你是不能再去打獵的了。

蒲雷曹夫 你別說話。所謂人手不夠，是？

陀挪特 留下來的那些，全是老頭兒和小鬼頭，侯爵那兒，雖然打發去了五十個俘虜，可是也是些不能在山裏做活的傢伙。

蒲雷曹夫 這麼說，大概是祇能和娘兒們過活的了？

陀挪特 是，可不是這樣嘛。

蒲雷曹夫 唔……近來的娘兒們正餓得鬧着荒呢。

克賽妮亞 聽說，有些鄉村裏，淫蕩得很……

陀挪特 怎麼能說是淫蕩呢，克賽妮亞·耶可芬娜太太！男人給打死了，難道就不要

養孩子了嗎？所以，誰打死了人，就該誰去養孩子……

蒲雷曹夫 雖不中也不遠哪……

克賽妮亞 無論怎麼說，同伴虜養孩子，終究是太那個了！當然，如果是強壯的漢子，

那就……

蒲雷曹夫 和那種笨頭歎腦的娘兒們養孩子，可有什麼趣味啊。

克賽妮亞 俄羅斯的莊稼女人，可不會是笨頭歎腦的。不過，強壯的農夫，一個也不留

的全給拉去當兵、打仗，留下來的男人，祇是一些訟師了哪。

蒲雷曹夫 你以為死掉了多少人呢？

克賽妮亞 祇不過，留下來的人，倒可以過比以前更舒服的日子了。

蒲雷曹夫 倒給你想出來了！

陀挪特 人民無論有多麼多罷，皇帝老子底肚子，還是不會滿足的。

蒲雷曹夫 你說什麼，啞？

陀挪特 我是說：無論有着多麼多的人民，皇帝老子底肚子是填不飽的。國內的人民

還養不活，還想去征服別國的人民呢。

蒲雷曹夫 對。說得很對！

陀挪特 可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來說明啊——對於爲什麼要打仗？因爲太貪得無厭了，所以會遭到悲慘的結果啊。

蒲雷曹夫 你說得很對，陀挪特！我那乾兒子耶可夫，也說過那種話。說是：貪乃萬惡之始。然而，這傢伙現在怎麼樣啊？

陀挪特 他過得很好。是個頭腦聰明的人。

克養妮亞 說他頭腦聰明，倒有些不敢當哪。他很敢大胆妄爲，頭腦却並不聰明。

陀挪特 克養妮亞·耶可芬娜太太，正因爲頭腦聰明，所以會大胆的罷，太太。他噫，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老闊，挑選了十來個逃兵，讓他們做着工作。那般傢伙倒幹的很不錯。不然的話，連會做小偷兒也是保不定的。

蒲雷曹夫 唔——。那如果給派出所的莫克羅烏索夫知道了，又得找麻煩哪。

陀挪特 莫克羅烏索夫已經知道了。不但沒有找麻煩，而且還很高興呢。他說：還是

那樣可以安靜一點。

蒲雷曹夫 噫，還得瞧以後的……

池旺操夫從樓上下來。

陀挪特 那麼，狗熊的事情，應該……

蒲雷曹夫 狗熊，由你作主處理就是了。

池旺操夫 可以把那狗熊送給培特林將軍去嗎？我們對於將軍，曾經有過種種……

蒲雷曹夫 知道了，知道了！送去就是了。再不然的話，也可以送給主教去。

克賽妮亞（笑着）那才有意思呢。可說是一幅主教獵熊圖哪！

蒲雷曹夫 我累得很哪。你去罷，陀挪特！不過，不知道怎麼搞的，一切都不舒服，

噯，對不對？以為我睡倒了，不好事情就開始……（陀挪特默然地行了禮退出）

克西妮亞，去把秀拉喊到這兒來。獸獸的在幹些什麼呀，安德烈？老實的說

出來罷！

池旺操夫 那……那耶可夫。拉普且夫的事情。

蒲雷曹夫 怎麼呢？

池旺操夫 據我所聽到的，他已經加入了危險人物的裏面去了。總之，聽說他在柯蓬波市場裏，對農民們演說，攻擊政府……

蒲雷曹夫 得了罷！現在的時候，那兒還會有市場呀、農民呀的存在？爲着什麼，老是要說耶可夫的壞話呀，你們？

池旺操夫 不過，因爲他像是這裏的一家人差不多的……

秀拉跑進來。

蒲雷曹夫 差不多的？不是從來沒有把他當做是自家人看待的嗎？瞧罷，就是禮拜天，也不來吃午飯了……安德烈，算了罷……有話到以後再說罷……

秀拉 又在說耶可夫的壞話嗎？

蒲雷曹夫 不關你的事，坐到這兒來罷。大家都說你也很壞。

秀拉 所謂大家，是誰呀？

蒲雷曹夫 克賽妮亞、華爾瓦拉……

秀 拉 那樣的話，還不能算是大家呢。

蒲雷曹夫 爸爸在說的是正經話，秀拉。

秀 拉 爸爸說正經話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

蒲雷曹夫 你對誰都是胆大妄為的。事情，却什麼都不做……

秀 拉 什麼都做的話，不是不會胆大妄為了嗎？

蒲雷曹夫 誰的話也不肯聽。

秀 拉 聽着呢，無論誰的話。聽得差不多要吐出來了，紅頭毛！

蒲雷曹夫 你對着鏡子去照一下，怎麼樣？你的紅頭毛，還比不上我的呢。連對着我都

說出這種話！想要罵你罷，你又不怕。

秀 拉 不怕的話，不罵不是就可以啦。

蒲雷曹夫 你這壞丫頭！不怕的話就不罵嗎？這樣地能夠過下去，倒是很不錯的，祇不

過是辦不到的！

秀 拉 那麼，有誰會說話嗎？

蒲雷曹夫 不是誰不誰，大家都會說的。你是不會懂得那種事情的。

秀拉 那麼，你清清楚楚的告訴大家，不很好嗎？叫他們別來多管我的閒事。

蒲雷曹夫 那可不是告訴了大家，就能了事的了！怎麼啦，克賽妮亞？老是在那兒走來走去的，在找什麼東西？

克賽妮亞 醫生來了。還有，巴秀金也等着呢。秀拉，把裙子弄得整齊點，什麼呀，你那坐的樣子？

蒲雷曹夫 （站起來）好罷，叫醫生進來。睡着的話，對於身體不好，一睡下去，就覺得不舒服。你去罷，秀拉，可是別挫傷了腿，聽見了沒有？

醫生 你好！覺得怎麼樣啊？

蒲雷曹夫 不很好呀。你配的藥並沒有什麼效驗哪，尼芳特。格利戈里挨維契。

醫生 唔，哦哦，請到房間裏去罷……

蒲雷曹夫 （和醫生並肩地走着）希望你能夠替我配上最靈驗、最高貴的藥，才好哪。無論如何，非得要恢復到原來的身體不可……祇要把我醫好了的話，我可以建一

所醫院，請你當院長，那時候，你就能夠自由自在的……

兩個人退出。

克賽妮亞和巴秀金。

克賽妮亞 那末，醫生說了些什麼？

巴秀金 是癌。說那是叫做肝臟癌的……

克賽妮亞 哦，那可怎麼辦哪！真是出乎意外！

巴秀金 說那是非得小心不可的病。

克賽妮亞 那是一定的！無論誰，都會說自己的工作，是最最困難的事情。

巴秀金 在這樣重要的時候，他生了病了，就以這兒來說罷，也有着像從破口袋裏漏

下金錢似的，這叫化的都可以變成大富翁的時候呀，可是他，偏在這個當

兒生了病……

克賽妮亞 是啊！人家都在發大財的時候！

巴秀金 以陀斯契伽挨夫來說，也已經發得胖胖的，放開了全部的鈕扣，才能走路呢

。提到金錢，是不會說出千以下的話的。然而，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底頭腦却糊塗起來……變成這樣的情形了。上一次，他就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幹過一件真正的事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克賽妮亞

是的，我也有些留神到了，說的話真有些奇怪，他。

巴秀金

而且，他是靠着和你底姊姊的財產當做資本，發達起來的。不是應該再增加起來，方才合乎道理嗎？

克賽妮亞

那是我看走了眼了，莫凱。我早已留心到我走看了眼的。固然說是嫁給一個店員，可是再也想不到會是一個那樣的人呀。當時假使是嫁到你那兒去的話，也許真的過得很舒服了罷，然而他……唉唉，那個粗暴的傢伙！我爲了他，真不知道吃到了多少的苦，連在外面養的女兒，也交到我的身上來了。選了又選的選到一個女婿，又是壞到不能再壞的。想到女婿會不會和華爾瓦拉勾結在一起、欺騙我、把我趕到路上去當叫化的，我就害怕得什麼似的了……

巴 秀 金 怎麼能知道會受到怎樣的對付呢。現在是戰爭時期。在戰爭的時期裏，那兒還會有什麼廉恥、慈悲之心哪。

克賽妮亞 你前是我們娘家的傭人，把你教養成人的，是我底爸爸，所以，你也得照顧

我才好……

巴 秀 金 我不是這樣地在爲你耽心嗎……

池旺操夫進來。

池旺操夫 醫生——回去了嗎？

克賽妮亞 還在那兒。

池旺操夫 莫凱·彼得洛維契，怎麼樣，那呢絨的情形？

巴 秀 金 培特林將軍那傢伙，不肯接受。

池旺操夫 那麼，說要給他多少才可以呢？

巴 秀 金 至少，要五千罷。

克賽妮亞 那麼狠心！還是一個老頭兒呢！

池旺操夫 是由強娜經手的嗎？

巴秀金 是的，那是一定的。

克賽妮亞 五千盧布！爲的什麼，唔？嚶？

池旺操夫 近來的錢，不值錢了。

克賽妮亞 拿的是人家口袋裏的……

池旺操夫 那麼，答應了嗎，家裏的爸爸？

巴秀金 實在說，就是爲了這個來的，不知道有，沒有答應下來……

醫生進來，拉住池旺操夫底手。

醫生 我對你說……

克賽妮亞 啊啊，最好有什麼好消息……

醫生 應該盡可能的讓病人安靜下來。無論什麼事情，不管是做工作、興奮、焦

燥，都是對病人有害的，應該是安靜第一。此外……

對池旺操夫噉噉地說話。

克賽妮亞 爲什麼不對我說呢？我是他的妻子呀。

醫 生 有些話，是不便對女太太說的。（又噁噁地說話）今天晚上，就這麼辦罷。

克賽妮亞 所謂這麼辦，是？

醫 生 那是說舉行醫生評議會。

克賽妮亞 哦……

醫 生 用不着害怕的。那麼，再見。（退出）

克賽妮亞 真是貴族得很……祇不過五分鐘，就拿去了五個盧布，如果一個鐘點就得六十盧布……可真了不起。

池旺操夫 據說，非要動手術不可。

克賽妮亞 要開刀嗎？不，那可不行！不，我不答應這麼做，什麼割呀、剖呀……

池旺操夫 啊啊，那叫做沒有常識！外科手術在科學上……

克賽妮亞 你的那種科學什麼的，鬼才相信！祇要看你對我說話，就是沒有禮貌的！

池旺操夫 誰也沒有說禮貌應該怎樣的話，因爲你什麼都不懂……

克賽妮亞 你自己才不懂得什麼！

池旺操夫 (搖着手，退到一旁去)

格拉菲拉跑進來。

克賽妮亞 到什麼地方去？

格拉菲拉 房間裏打鈴喊人呢……

克賽妮亞和格拉菲拉一起到丈夫的房間裏去。

池旺操夫 丈人病得真不是時候。

巴秀金 可不是嘛。在現在這種時候，祇要是聰明人，都會像變戲法似的，空手的就

可以抓到金錢哪。

池旺操夫 那是對的，不過，也會發生革命的吧？

巴秀金 那，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一千九百零五年就會有過一次革命，多麼沒有意

思。

池旺操夫 那一次是暴動，並不是革命。那時候，農民和勞動者都是住在家裏的，而現

在呢，全都到前線去了。這一次的革命，該是要轉向反對官僚、反對總督、反對各部的大臣了……

巴 秀 金 如果是那樣的話——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因為那些官僚，一給他們咬上了，那就完了，摔也摔不掉，比蟲子還要討厭得多呢……

池 旺 操 夫 無論怎樣的看法，皇帝老子沒有統治國家的能力。

巴 秀 金 在我們賣買人之間，也在這末說呢。可不是說：皇后已經給一個鄉下人迷住了嗎？

華爾瓦拉站在樓梯上，聽着說話。

池 旺 操 夫 唔，是格里哥利·拉斯普丁吧？

巴 秀 金 聽說是一個會妖法的，那可難以相信的了。

池 旺 操 夫 那麼，眼前的謠言，你可相信啊？

巴 秀 金 據說她懷抱裏的將軍，多到幾百個，真像是故事那樣的。

華爾瓦拉 你們說的話多無聊啊。

巴秀金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法，華爾瓦拉·葉戈洛芙娜。雖然那末的說，我總以為沒有皇帝老子是不行的。

池旺操夫 皇帝老子住在彼得堡是不行的；假使不在人底腦袋裏的話。演戲已經散場了嗎？

華爾瓦拉 改期了。說是到了一個什麼的檢查官——而且，在晚上還有裝傷兵的軍用專車要開到這兒來。據說有五百多個，那裏會有這麼大的地方任啊。

格拉菲拉 莫凱。彼得洛維契，請你呢。

巴秀金離開，帽子忘記在桌子上。

華爾瓦拉 你爲什麼和這種傢伙，這樣坦白的說話呢？他受了媽的託付，來偵察我們的那種行爲，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個說是已經把這帽子戴了十年的餓鬼呀！不是油膩膩的嗎？真不知道爲了什麼，要和那種騙子……

池旺操夫 擘，別多說了！因爲想問那傢伙借一些，可以去買通培特林將軍，所以……
華爾瓦拉 所以，不是已經對你說了嗎，莉莎。陀斯契伽耶瓦太太曾經過羅娜底手，辦

理得妥妥貼貼的！何況，還可以便宜得多呢……

池旺操夫 一定會受到陀斯契伽挨夫老婆的騙……

克賽妮亞 (從丈夫底房間裏出來) 你們去勸一下爸爸，要他安靜一點罷，他在那兒走着，

生氣地罵着莫凱……唉唉，真的怎麼辦！

池旺操夫 你去看一下罷，華莉亞……

蒲雷曹夫進來，穿着睡衣，套着氈呢拖鞋。

蒲雷曹夫 噯，曄，那以後怎麼樣，戰爭很悲慘嗎？

巴秀金 (跟住他的後面) 我不是說了：你說的很對。

蒲雷曹夫 說誰是悲慘的呢？

巴秀金 是我們。

蒲雷曹夫 是誰——是我們？你這傢伙不是說過：有人託了戰爭的福，成爲百萬富豪的

嗎？噯，喂？

巴秀金 那麼……可以說人民是悲慘的吧……

蒲雷曹夫 所謂人民就是種田的，在他們，活着或者死掉，反正都是同樣的——聽着你這傢伙的真理，把人都搞糊塗了！

克賽妮亞 噯——你別生氣罷！那對你底身體會有害的……

巴秀金 啊，什麼呢，是什麼呢，所謂那真理，是？

蒲雷曹夫 最最實在的事情，就是所謂真理。乾乾脆脆的說罷：我的工作，是賺錢；農家的工作，是把耕種來的錢，去買進東西。除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叫做真理的嗎？

巴秀金 當然，那是對的，不過……

蒲雷曹夫 曄，有什麼「不過」不「不過」的呀，你做小偷，偷掉了這兒的東西，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說的？

巴秀金 爲什麼要侮辱我？

克賽妮亞 你瞧，就是這種樣子的，華莉亞。你對爸爸這樣的說呀：醫生關照要好好兒的安靜下來呢！

蒲雷曹夫 你這東西在就心人民沒有？

巴秀金 侮辱了不夠，還在衆人前面，說出做小偷呀什麼呀的話！那麼，就把那證據拿出來騰罷！

蒲雷曹夫 有什麼證據不證據的，就是做了小偷，也不犯什麼法，不是誰都知道的事情嗎？何況，即使侮辱了你，又有什麼了不起的。生氣也沒有什麼用，祇怕愈搞愈壞，那才倒楣呢。而且，做小偷的本身並不是你，而是金錢，壓根兒的說，所謂金錢那傢伙，才是真正的小偷哪……

巴秀金 說的話，完全和耶可夫·拉普且夫沒有兩樣。

蒲雷曹夫 對的，正是那傢伙的口腔。那麼，你去罷。不化錢去買通培特林，也可以。到現在為止已經化給他不少了，那個老惡鬼，單是那一些，也足夠買他的棺材和壽衣的！你們都在這兒幹什麼？在等着什麼呀？

華爾瓦拉 什麼也沒有等……

蒲雷曹夫 確實是什麼也沒有等嗎，那樣的話，怎麼不各人做些各人的事情呢？你們又

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的。克賽妮亞，你關照一下，替我的房間透一下風；儘是酸溜溜的藥水味道，悶得很難受。還有，叫格拉菲拉拿紅梅酸水給我。

克賽妮亞 不行，你是不能喝紅梅酸水的。

蒲雷曹夫 去、去！什麼好、什麼壞，人家不說也能知道的。

克賽妮亞 （一邊出去）既然知道，還……（退下）

蒲雷曹夫 （一隻按在桌子上，繞着那周圍走動，照住鏡子，幾乎是提起了所有的聲音說話）情況不很好哪，葉戈爾。而且你這傢伙連臉相都改變了，不像是個蒲雷曹夫啦！

格拉菲拉 （盆子裏放着牛奶杯，她揣在手裏）請喝牛奶。

蒲雷曹夫 拿去餵貓去！我要的是紅梅酸水，是紅梅的酸水。

格拉菲拉 沒有說揣紅梅酸水給你喝。

蒲雷曹夫 沒有說——你自己揣了來就是了。等一等！你以為怎麼樣，覺得我會死嗎？

格拉菲拉 以為發生了那種事情，是好的？

蒲雷曹夫 爲什麼呢？

格拉菲拉 那怎麼能夠相信啊。

蒲雷曹夫 不能相信嗎？不，告訴你罷，我不行了！非常的壞，我是知道的……

格拉菲拉 那怎麼能夠相信呢。

蒲雷曹夫 真是個倔強的女人。曄，拿紅梅酸水給我！或者喝一杯酒罷……那對於身體是有益的。（走向茶點櫃那邊）鬼傢伙，上了鎖的。那些蠢猪！在防備着我哪。完全像監牢一樣，把我當做是一個犯人。

幕

註

① 即安托妮娜。

② 法語：「早安！太太，你好啊？」

③ SALONKA 俄國特有的銅質開水壺，正中自上至下有一個筒，中間可以放炭火。構造很像我國的火鍋，但外側爲壺形。

④ 基督教徒指聖餅是基督肉身，而酒是他底血。

4 Grigori Rasputin (1871—1916) 俄國的怪僧。本為西伯利亞農夫之子，轉任俄國皇室的職僧，因漸獲皇太子病癒而獲得信任，見寵於皇后，成為顯顯宮廷的陰謀中心，致遭帝政派政治家所忌，終被暗殺。（譯者）

第
二
幕

蒲雷曹夫家底客室。池旺操夫和賈欽對坐在角落上的小圓檯旁邊。圓檯上放着酒瓶。

池旺操夫 (抽着煙) 懂了沒有？

賈 欽 老實的說，我不喜歡那個。安德烈……

池旺操夫 那麼，假使是金錢，你就喜歡了吧？

賈 欽 抱歉得很，錢倒是喜歡的。

池旺操夫 所謂抱歉得很，是對誰說的？

賈 欽 當然，是對我自已囉。

池旺操夫 也不像是個會後悔的人哪。

賈 欽 無論怎麼說，我對於我自己，總是一個唯一的老朋友。

池旺操夫 曄，別裝出哲學家的那種神氣。應該仔細的想一想才好。

賈 欽 所以正在想呀。總之，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小姐，要在一起過日子的話，是很難相處的。

池旺操夫 到那時候，離婚就是了。

賈 欽 那樣的話，錢在她的手上……

池旺操夫 可以想法子把它落到你底手裏來的呀。要制服秀拉，由我來担任罷。

賈 欽 老實的說……。

池旺操夫 因此，想把這傢伙快些嫁出去，陪嫁的財產倒可以增加得多一些。

賈 欽 真是，說的話多中聽！那麼，有多少呢，那陪嫁的財產？

池旺操夫 五數。

賈 欽 五萬盧布嗎？

池旺操夫 五顆鈕扣，是至少的了。

賈 欽 這倒很難相信……

池旺操夫 不過，你得寫一張票據給我，祇要一數。

賈 欽 一千嗎？

池旺操夫 不，是一萬盧布！你這怪物！

賈 欽 好大的口氣……

池旺操夫 那麼，話就不談！

賈 欽 現在說的，究竟是當真的嗎？

池旺操夫 又不是馱子，那有把金錢的事情，開玩笑的傢伙呀……

賈 欽 （笑着）畜生……想的倒是挺不錯的主意。

陀斯契伽挨夫進來。

池旺操夫 好得很，看來，多少是有些懂得了罷。本來像你那樣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

在近來的這種艱苦的時代裏……

賈 欽 我明白，我明白。看起來，應該是到法院去的時候了。

陀斯契伽挨夫 在慌亂些什麼事呀，史蒂巴夏？

池旺操夫 我們在談論拉斯普丁的事情呢。

陀斯契伽挨夫 完全是莫明其妙的，不是嗎？不過是一個西伯利亞的農民，會和大主

教、首相他們下過軍棋。揮霍着幾十萬的金錢！一萬以下的運動費，那是正

眼都不瞧一瞧的！那是從極可靠的人那兒聽到的話，所以決不會有錯見的！你們，在喝的什麼呀？是勃爾貢酒嗎？這酒很厲害，這不是應該在吃飯的時候喝的嗎？真是，你們太隨便啦。

池旺操夫 我那老頭兒，你可找到了沒有？

陀斯契伽挨夫 也用不着特地去找他呀，又沒有在捉迷藏。啊，史蒂巴夏，替我拿一隻杯子來罷。（買飲慢慢地走着退出）看樣子，蒲雷曹夫那傢伙，坦白的說是不很行哪？看來很危險……

池旺操夫 我也是這麼想……

陀斯契伽挨夫 唔，確乎如此。固然他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却還抖擻擻的怕着死，可是愈是那樣，就愈加是死定的了。但是，你對於這一件事情，也應該好好兒的認清楚才對！……在現在的時勢裏，單是把兩隻手插進口袋，獸獸的張開大嘴，是辦不到的了。豬獯們從四面八方把國家當做食物吃着的結果，會發生所謂革命的事情，連總督也明白了……

賈 欽 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已經在餐室裏面了。

陀斯契伽挨夫 (接過杯子) 謝謝你，史蒂巴夏。已經在那兒了？那麼，我們也到那邊去

罷。

池旺操夫 看起來，好像實業家也已經明白了應該怎樣做哪……

華爾瓦拉和葉莉莎惠達進來。

陀斯契伽挨夫 是說莫斯科的實業家嗎？那當然是明白了的！

葉莉莎惠達 這兒呢，像小麻雀似的唧唧啾啾的喝着酒，那一邊呢，蒲雷曹夫在大聲的

罵人——儘是些使人聽不下去的事情！

陀斯契伽挨夫 說美國能夠繁華的理由在那兒嗎？那因為那兒的實業家，是自己掌握着

政權的……

華爾瓦拉 培特林那兒的強娜以爲是這樣的，說是美國的阿媽，到市場裏去買東西都是

坐着汽車的。

陀斯契伽挨夫 也許可能是那樣的。唔……大概是胡鬧。可是，華莉亞，你依然在和軍

人玩着嗎？該是想要做陸軍中校吧？

華爾瓦拉 說來說去，又是這一句話！賈欽，你在想什麼呀？

賈 欽 不，沒有什麼……

葉莉莎惠達 （在鏡子前面）昨天，強娜告訴我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好像花那樣的美

麗！

陀斯契伽挨夫 噫、噫，那究竟是怎樣的呢？

葉莉莎惠達 在男人前面是不能說的。

陀斯契伽挨夫 那麼，也就美不到那裏去啦！

華爾瓦拉對葉莉莎惠達喊着的什麼話。

葉莉莎惠達 噯！打算要飲到酒瓶空了才肯走嗎，你？

陀斯契伽挨夫 該是說我妨礙了誰嗎？

葉莉莎惠達 （對賈欽）噯，史蒂波查，你可知道這樣的聖詩嗎：「幸哉斯人，不與邪黨

交結，不走罪惡之路」？

賈 欽 好像記得有的……

葉莉莎惠達 (拉在他底手) 你瞧，這些人都是罪惡深重的邪黨，而你呢，却是近於月呀
愛呀的安靜的青年，是不是？(帶着他退下)

陀斯契伽挨夫 真是多嘴的婆娘！

華爾瓦拉 華西里。愛菲莫維契，媽媽叫巴秀金去請梅蘭妮雅姨媽到這兒來了。

陀斯契伽挨夫 修道院的當家師太？唔——，那個東西完全像野獸似的！這傢伙無疑會
反對陀斯契伽挨夫·池旺操夫公司，無疑是一定要反對的，那個老姑娘！她
想要掛出克賽妮亞·蒲雷曹夫·陀斯契伽挨夫聯合公司的招牌呢。

池旺操夫 也許會把股本抽回去的罷。

陀斯契伽挨夫 梅蘭妮雅的錢有多少呢？七萬嗎？

池旺操夫 是九萬。

陀斯契伽挨夫 總說一句，是一筆相當大的款子！是她自己的私房呢，還是修道院的公
款呀？

華爾瓦拉 那怎麼能夠知道呢。

陀斯契伽挨夫 可以知道的，無論什麼那會有不能知道的事情吓！瞧一瞧德國人罷，傢伙們，不但知道我們在戰線上有多少的兵，而且還知道每一個兵底身上，有多少虱子。

華爾瓦拉 說些正經話，行不行啊……

陀斯契伽挨夫 啊，華留夏，如果算不出口袋裏面有多少錢，那麼，無論是做買賣也好，打仗也好，就全都不會成功。要打聽梅蘭妮亞的錢，可以毫不費事。不是有一個人，名叫綏克萊蒂。坡爾波耶莉諾瓦夫人的嗎？她是參加尼康德爾主教的夜禱的，而尼康德爾那傢伙呢，是挺高興計算金錢的。總教會裏雖然還有一個，那把他當作候補員罷。噯，華留夏，你可以去和坡爾波耶莉諾瓦商量一下嗎？這樣，如果是修道院的公款的話，那時候，就可以任意處理的了！可是，我那美人溜到那兒去啦？

格拉菲拉 請到餐室裏去。

陀斯契伽挨夫 馬上就去。啊，走罷，可以勞動貴步了吧？

華爾瓦拉 (裝出衣服的下裙被攔腳椅繫上似的形狀) 安德烈，扶住我呀！你說，他有信用嗎？

池旺操夫 別、別說廢話。

華爾瓦拉 真討厭，那個騙子！姨媽那方面，我打的主意不錯。可是，賈欽這一方面呢？

池旺操夫 我來搞給你瞧瞧。

華爾瓦拉 要趕快……

池旺操夫 那又是爲什麼？

華爾瓦拉 不是曠，如果遇了喪事以後，不是非得等上許多時候不可嗎？爸爸——心臟已經衰弱了……何況，在我這邊，另外還有別的原因。

● 兩個人出去，剛聽到格拉菲拉出來，憎恨地看住他們兩個的背影，然後收拾圓檯上的杯子等等食器。拉普且夫進來。

格拉菲拉 昨天聽到的消息，說你已經被捕了。

拉普且夫 唔，是嗎？那好像是搞錯了罷。

格拉菲拉 噲，老是開玩笑。

拉普且夫 肚子雖餓，浮世尙樂呀。

格拉菲拉 你，會給開玩笑開掉腦袋的！

拉普且夫 開玩笑開得適當，但不會生氣，而且還應該得到獎賞的。我這個耶秀特卡之所以會吃虧，也許是爲了開玩笑開得不妙囉。

格拉菲拉 對了，這才是真話！托妮亞·陀斯契伽莉死在秀拉那裏呢。

拉普且夫 呸、呸！百怪遠退！

格拉菲拉 把秀拉喊到這兒來，好不好？

拉普且夫 那就不壞，可是，蒲雷曹夫怎麼樣呀？

格拉菲拉 （生氣地）什麼，叫出蒲雷曹夫的名字來了，他不是你的乾爸嗎？

拉普且夫 別這末生氣呀，格拉夏乾媽。

格拉菲拉 他不怎麼好呢。

拉普且夫 不怎麼好？慢着、慢着！我有許多朋友，都在餓着肚子過日子，格拉夏乾媽，可不可以替我想兩普特麵粉的法子呢，可能的話，一袋也行。

格拉菲拉 什麼，叫我爲了你，去偷主人家的東西嗎？

拉普且夫 這又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反正是同樣的了——以前已經是犯過罪的，何況，

我不是說了，那罪全由我來担負嗎？——這並不是充好漢，或者是喝醉了酒說的話。爲的是大家底肚子餓得太厲害呢！你做的這末辛苦，比這兒的主人多拿一點兒，不可以嗎？

格拉菲拉 那種話，我早就聽膩了！明天早晨，我把麵粉送到陀挪特那兒去，你拿一袋就是了。（退出）

拉普且夫 多謝你啦！（坐在長沙發裏，大大的打了一個呵欠，因而流出眼淚，他擦着眼淚，對四周眺望）

克賽妮亞 （進來，囁嚅地旁叨）像惡魔怕聞檀香的氣味那樣的，逃走了……

拉普且夫 你好……

克賽妮亞 啊！你是坐在這兒的嗎？

拉普且夫 非要老是走着不可嗎？

克賽妮亞 到處的找都找不到，却又悄悄兒的來了，真像是捉迷藏那樣的。乾爸的身體有病，至少你也應該……

拉普且夫 說是我應該害病嗎？

克賽妮亞 看起來，無論那一個都在發瘋了。而且，好像這樣還是不夠，叫旁人也一起發瘋似的。究竟爲的什麼緣故，誰能夠懂呢！聽說要把沙皇關進籠子裏去，和處置那叛逆愛莫爾卡·普加曹夫一樣，那該是謠言吧，學者先生？

拉普且夫 會有那種事情，也是說不定的。

格拉菲拉 克賽妮亞·耶可芬娜太太，請過來一下。

克賽妮亞 噢，又是什麼事呀？休息一刻的時間都沒有，唉唉……（退出）

秀 拉 （跑進來）你好！

拉普且夫 秀洛契卡，我想到莫斯科去，可是沒有錢——可以幫助我嗎？

秀 拉 我祇有三十個盧布……

拉普且夫 有辦法湊到五十個嗎？

秀 拉 總有法子想的罷。

拉普且夫 今天晚上肯替我拿到車站裏去嗎？行不行？

秀 拉 唔。不過，你說，會不會革命？

拉普且夫 唔，不是已經開始了嗎？那麼說，你沒有看報？

秀 拉 報紙裏寫的那些事情，我不懂。

拉普且夫 問賈欽就是了。

秀 拉 噯，耶可夫，老實的告訴我——賈欽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啊？

拉普且夫 真有你的！這半年以來，你差不多是天天都見面的！

秀 拉 他正直嗎？

拉普且夫 可以說……是正直的。

秀 拉 爲什麼不肯明白的告訴我呀？

拉普且夫 傢伙的嘴很笨，老是有些鼓起了臉不痛快。可以說是在生着誰的氣罷。

秀 拉 是誰呢？

拉普且夫 在大學二年的時候給開除出來的。現在，在表哥那兒當書記。而那個表哥呢……

秀 拉 是騙子吧，池旺操夫那傢伙？

拉普且夫 是個自由主義者的民主立憲黨黨員，不過，那批傢伙們大概都是些騙子。錢，交給格拉菲拉就可以了，那樣的話，她會轉給我的。

秀 拉 格拉菲拉和賈欽都是你的幫手吧？

拉普且夫 幫手？

秀 拉 你用不着裝腔，耶秀卡！這是明明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也願意當你的幫手呢。

拉普且夫 (吃驚地)「你究竟怎麼啦，好像到今天方才醒了過來似的。」

秀 拉 (生氣地)別開我的玩笑！你這傻瓜！

拉普且夫 也許是傻瓜罷，不過，總而言之，怎麼說的呢，那……

秀 拉 華莉亞快要來了。

拉普且夫 嗯，碰到了倒有些麻煩。

秀 拉 去罷……快些。

拉普且夫 (披住她底雙肩) 真的，怎麼說的呢，你？(退出，關上了門)

華爾瓦拉 (聽到鎖上門的聲音，走到門旁去，轉動門把手) 是你嗎，格拉菲拉？(沉默一下) 是誰

呀？倒有些奇怪……(很快地退出)

秀拉着陀挪特底手進來。

陀挪特 啊，拉到什麼地方去呀，秀洛克……

秀 拉 等一等！噯，城裏的人都尊敬爸爸嗎？……

陀挪特 有錢的人，到處都會受到尊敬的。你的頑皮，可真受不了哪……

秀 拉 是尊敬嗎？還是在害怕呢？

陀挪特 所謂尊敬，也就是在害怕罷。

秀 拉 那麼，爸爸怎麼會受到人家的愛戴呢？

陀 挪 特 愛戴？那可不知道了。

秀 拉 不是受到愛戴的嗎？

陀 挪 特 是說老闆嗎，唔，怎麼說才好呢？也許是受到馬車夫的愛戴的。因為他老是不還價就坐車子，要多少，就給多少。馬車夫那傢伙們，就愈傳愈多了……

秀 拉 （蹣跚）別把人當做傻瓜！

陀 挪 特 不但沒有當做傻瓜，而且說的都是事實。

秀 拉 刻毒鬼，好像是變了一個人了。

陀 挪 特 到了這個年紀，人還會變嘛？

秀 拉 你，也曾稱讚過我底爸爸的。

陀 挪 特 就是現在，也沒有說什麼壞話。不過說了不會有沒有鱗的魚就是了。

秀 拉 說的儘是些撒謊。

陀 挪 特 （低下頭，嘆着氣）啊，別那末生氣，生着氣也沒有用的。

秀拉 走你的！噯，格拉菲拉……啊，有誰來了……（躲到門帘後面）

（阿力克綏·陀斯契加挨夫進來，穿着瑞典式的有許多口袋和闊皮帶的上衣，是個喜愛打扮的青年。）

阿力克綏 每次看到你，總覺得愈長愈漂亮了，格拉夏。

格拉菲拉 （愛理不理的）那可感謝得很。

阿力克綏 我倒並不感謝。（檔在格拉菲拉的前面）一向沒有覺得感謝。所謂不能到手這個美人兒。

格拉菲拉 請你讓我過去。

阿力克綏 很對不起。

打呵欠，看一下鐘。安托妮娜進來。略過二歇——賈欽進來。

秀拉 你，怎麼呀，連女傭人也要追求的嗎？

安托妮娜 他嘛，即使是魚罷，也不會放過的。

阿力克綏 就是女傭人罷，祇要把衣服脫光了，還不是跟小姐一樣。

安托妮娜 瞧，就是這種樣子。近來，說的老是這一套，還算是從前線回來的呢，說的話全像是小酒店裏的……

秀 拉 可不是嘛，以前雖然很懶，但是在嘴上却沒有這麼大胆。

阿力克綏 祇不過在嘴上說說的呀。

安托妮娜 囉囉，老是撒謊！胆小得很呢，他！儘是戰戰兢兢的，恐怕後母要去引誘他呢。

阿力克綏 胡說霸道的、在說些什麼？傻丫頭！

安托妮娜 而且，又是非常的愛錢。因此，有了這樣的規定，祇要在一天裏面，沒有說醜話的時候，就要我拿出一盧布二十戈比克給他。可是他，真的會拿下的！

阿力克綏 賈欽，你喜歡安托妮娜嗎？

賈 欽 嗯，非常喜歡。

秀 拉 那末，我呢？

賈 欽 說老實話……

秀 拉 當然，非說老實話不可！

賈 欽 並不怎麼喜歡。

秀 拉 噯，唔。那是真的？

賈 欽 真的。

安托妮娜 說的話好像是回聲似的，可不能當作真的。

阿力克綏 噯，賈欽，你和安托妮娜結婚了罷。的確，我做哥哥的已經感覺到討厭了。

安托妮娜 你這笨豬獯！還是到那邊去罷，專向臭女人窩裏鑽的東西！

阿力克綏 (抱住她處腰) 嗨，好個貴族千金！你別太多嚕噲罷。

安托妮娜 趕快放手！

阿力克綏 真是光榮之至！(和她跳舞)

秀 拉 你，一點兒也不喜歡我嗎，賈欽？

賈 欽 爲什麼老想知道那種事情呢？

秀 拉 這是有道理的。不是很有趣嗎？

阿力克綏 爲什麼還要笨頭笨腦的呀，她在希望做你的老婆呢。現在的大姑娘，都是些上門的女人，想要做英雄的寡婦。因爲，那樣的話，既可以拿到糧食，又可以領到撫卹金，而且，還有很大的光榮。

安托妮娜 滿以爲說得非常的聰明罷！

阿力克綏 我該走我的路了。托妮卡，肯送我到門口去嗎？

安托妮娜 誰願意！

阿力克綏 有事情，真的，去罷！

安托妮娜 一定又是什麼無聊的事情。

秀。拉 賈欽，你是個正直人嗎？

賈。欽 也不見得。

秀。拉 爲什麼？

賈。欽 即使正直，也沒有益處的。

秀。拉 能說這種話，便是你正直的證據。噯，那麼坦白的告訴我罷——有人教你對

我求婚嗎？

賈 欽 (抽着煙，慢吞吞地) 有的。

秀 拉 那麼，你可知道那批東西因為心裏有着鬼計較，所以教你這樣做的嗎？

賈 欽 我知道。

秀 拉 喔，原來如此，這倒出乎我的意外了，我還以為……

賈 欽 大概，以為我是個討厭的傢伙吧？

秀 拉 那裏的話，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不過，也許是很狡猾吧？臉色不是很正

直的嗎？你想要欺弄我嗎？

賈 欽 那可和我的性情不配，你很聰明，可是在刁滑、粗鹵這一點上，是和你爸爸

完全一樣的。說一句老實話，我有些怕你。何況，你底頭髮，和葉戈爾·華

西里挨維契同樣的，紅得很。完全像消防隊用的火把似的。

秀 拉 你真不錯，賈欽！也許是挺狡猾的……

賈 欽 而且，你底容貌也不是平常的……

秀 拉 該是想要把話說得圓滑一點，所以提到容貌上去……真狡猾！

賈 欽 你愛怎麼想，那是你的自由。我可是這樣的猜想，你一定在想要……犯些什麼罪！然而我呢，因着長時期的生活，已經成了習慣，老是像做過壞事的狗或是什麼似的，心驚肉跳的過着日子……

秀 拉 做過壞事的狗，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賈 欽 喔喔，勉強的說，可說是狗已經沒有了牙齒，再也不能咬人，是再糟也沒有的了。

安托妮娜 (進來) 給阿遼夏那傢伙，把耳朵扯的痛得要命呢。啊啊，好痛，而且，錢也給他搶走了，完全和騙子沒有兩樣！那傢伙，喝醉了酒，一定又會七顛八倒的了！我們兄妹兩個，真可算是沒中用的商人家庭的孩子哪。你不覺得可笑嗎？

秀 拉 [托妮亞]，我不是說了他的壞話嗎？請你把那些話都忘記了罷！

安托妮娜 是說賈欽的嗎？說了些什麼呀，我已經記不得了。

秀 拉 不是嘛，說過他要向我求婚的事情呀。

安托妮娜 那爲什麼是壞話呢？

秀 拉 因爲是以金錢爲目的的呀。

安托妮娜 哦，這個！那可——太不知恥了，賈欽。

秀 拉 可惜你沒有聽到，我把這話問了他，你以爲他是怎樣的回答我？

安托妮娜 已經問過了嗎？「伐爾姆」嗎……你，記不得舒柏特的伐爾姆？

賈 欽 那是舒柏特的嗎？

安托妮娜 所謂伐爾姆，很像叫做「瓦勞」的鸚鵡，那是在阿非利加的，是一種非常愁悶的鳥兒。

秀 拉 你在胡扯些什麼呀？

安托妮娜 我慢慢的對於可怕的東西，會喜歡起來的。可怕的話，就可以不必再有寂寞的心情了。像坐在漆黑的地方，等着大蛇爬游過來，那才有興趣呢。

賈 欽 （笑着）是住在亞當那兒的大蛇嗎？

阿托妮娜 不是的，更要可怕的呢。

秀 拉 你這人真是可笑，老是在想些莫明其妙的事情，可是，其他的人呢，祇想着

一件事——戰爭——拉斯普丁——皇后——德國人，戰爭——革命……

安托妮娜 你做一個女演員，或者是尼僧，那多好。

秀 拉 做尼僧？那才笑話！

安托妮娜 做尼僧是非常困難的。不是非得永遠做着一種刻板的工作不可嗎？

秀 拉 我想做左拉的娜娜那樣的有手腕的人。

賈 欽 這是什麼話！真是！

秀 拉 我想要誘惑，想要報仇。

賈 欽 對誰？爲的什麼？

秀 拉 因爲我底頭髮是紅的，因爲爸爸生病……因爲所有的一切！唔，革命開始了

的話，我也會開始的！立刻就可以知道的。

安托妮娜 你真的以爲會發生革命嗎？

秀 拉 那不是當然的？

賈 欽 革命，是要發生的。

格拉菲拉 小姐，梅蘭妮雅姨媽來了。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老闊說把她請到這裏來呢。

秀 拉 哦——姨媽！快些到我的房間裏去罷，大家都去！賈欽，你衷心的尊敬你那

哥哥嗎？

賈 欽 那是我的表哥。

秀 拉 話怎麼能這樣回答呢。

賈 欽 所謂親戚，總有些很難互相尊敬的，看起來。

秀 拉 囉嚕，這倒是了不起的答覆！

安托妮娜 別再說那種無聊的話罷。

秀 拉 你真是一個怪人，賈欽！

賈 欽 那不是沒有辦法的嘛。

秀拉連穿衣服的方法，都是奇怪的。

一起退出。格拉菲拉打開被門帘掩住的門。在青年們退出去的門口——出現了蒲雷曹夫。裝腔作勢的修道院當家師太梅蘭妮雅，她手裏拿着僧杖，走的很慢。格拉菲拉拉着門帘，低下頭站在那兒。

梅蘭妮雅 依然在這兒迷人嗎，你這輕骨頭？還沒有給趕出去嗎？唔，給趕出去的時期，該不會太長的了。

蒲雷曹夫 到那時候，希望修道院裏能夠把她收留下來，她有錢的。

梅蘭妮雅 啊，你在這兒嗎？你變成這種樣子了，葉戈爾，哦哦，上帝！

蒲雷曹夫 格拉菲拉，把門全都關起來，還有，無論那一個也不准他到這兒來。啊，請坐……當家師太，至於要說的話，是？

梅蘭妮雅 醫生也不見效驗嗎？嚶？上帝在一天、一年、一世紀，長時期的忍受過苦痛……

蒲雷曹夫 上帝，到以後再說，還是先談一談事情罷。你是爲着你自己的錢到這兒來

的，那我也知道。

梅蘭妮雅 錢是修道院裏的，不是我的。

蒲雷曹夫 那裏的話——那還不是同樣的嘛，寺院固然是寺院，偷兒和搶劫也沒有多大分別。爲什麼要耽心錢呢？難道說怕我死了之後，會鬧成駝子跌筋斗，所以着了急嗎？

梅蘭妮雅 駝子跌筋斗倒不見得，祇怕落到旁人的手裏去，那才是傻哩。

蒲雷曹夫 因此，想要抽回股本嗎？我是隨便的——要抽回的話就抽回去罷，不過你瞧着罷，這損失可就大啦！現在正是像丘八身上底虱子那樣的，錢會增加的時候。何況，我又不見得已經是一個快要死的病人……

梅蘭妮雅 比人的命運更要難以豫知的東西，是不會有的。可有寫定了遺囑沒有？

蒲雷曹夫 那兒的話！

梅蘭妮雅 還是寫定了罷，時候也差不多了，誰又知道在那一天那一個時間，主會來召喚……

蒲雷曹夫 爲什麼要來召喚我這種人呢？

梅蘭妮雅 別太放肆了。實在來說，我是不願過問這種事情的，何況，就以我的身份來

說，也……

蒲雷曹夫 得了罷，梅蘭夏！我們不是連身體上有多少黑痣，都已經完全知道的深交嗎？你要抽回股本就抽回去，我蒲雷曹夫先生有的是太多的錢！

梅蘭妮雅 我並沒有想要把股本抽回去，祇不過想把股票改成克賽妮亞的名義，這一點是要聲明一下的。

蒲雷曹夫 是嘛。那可不是我能干涉的事情！可是，當我死了以後，池旺操夫那傢伙一定會和華爾瓦拉串通在一起，欺騙克賽妮亞的……

梅蘭妮雅 哎，突然之間把話頭改變了嗎？不再說刁鑽刻薄的話了嗎？

蒲雷曹夫 我生氣的是另外的事情。怎麼樣，現在來談一下上帝的靈魂吧？「自幼專事鞭打和搶劫的人，到老年便希望靈魂的拯救……」。

梅蘭妮雅 不錯，不錯，多說一些罷！

蒲雷曹夫 你嘛，就是這樣不分晝夜的侍候着上帝罷，正和格拉菲拉侍候我的情形，完全一樣。

梅蘭妮雅 上帝是決不可冒瀆的！該是發瘋了嗎；你？說，格拉菲拉在夜裏也侍候你嗎？

蒲雷曹夫 要我說給你聽嗎？

梅蘭妮雅 說過：上帝是決不可冒瀆的！清醒一點！

蒲雷曹夫 別這麼吼叫！我祇不過是說了些人底話，當然和刻板的禱告句子是不同的，你，剛才對格拉菲拉說了趕出去的時期，不會太長的話，那該是想定了我馬上快要死罷。爲什麼，這是爲什麼呢？瞧一瞧華夏·陀斯契伽挨夫罷，他比我大了九年，騙人也騙的更兇，可不是依然很康健，不像會死的樣子嗎？這傢伙底老婆呢，又是個超人一等的婆娘。那當然，我無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曾經捉弄過不少的人……而且也儘是做些無法無天的事情；但是，世界上無論那一個，都在互相欺騙呀，因爲不是那樣的做，便會毫無辦法的，

所謂世事，原本就是這樣的囉！

梅蘭妮雅

在我或者是在旁人的前面懊悔，是沒有用的，非得對上帝懺悔不可！因爲人是不肯輕易寬恕的，但是，祇有上帝才是大慈大悲的。噯，你說對不對，即使是以前犯過大罪的強盜罷，祇要信奉了上帝，不是便能得救了嗎？

蒲雷曹夫

那倒是實在的，即使偷了人家的東西，祇要對教會捐助了的話，不但不會算是小偷，而且還是一位善男信女呢。

梅蘭妮雅

葉戈爾！你竟是這樣冒瀆上帝嘛，我不想聽這一類的話。你並非是傻瓜，總應該知道，假使沒有上帝的容許——連惡魔也不能誘人作惡的。

蒲雷曹夫

唔——多謝多謝！

梅蘭妮雅

這又是爲什麼？

蒲雷曹夫

那樣我好不容易安心下來了。假使上帝妄作主張，容許惡魔來引誘我們犯罪的話，那麼，無論上帝和惡魔，都不是和這個我同樣的，變成一丘之貉哪……

梅蘭妮雅

（站起身來）唉，真是什麼話……如果這些話，給尼康德爾主教聽到了……

蒲雷曹夫 我的話有什麼地方說錯了嗎？

梅蘭妮雅 邪教徒！真是的，你那糊塗的頭腦裏面，究竟在想着什麼東西呀？事情不是這樣的嗎，如果上帝派遣惡魔引誘你去犯罪的話，那麼，你就和已經見棄於上帝，是同樣的了！

蒲雷曹夫 見棄於上帝了？爲什麼。是爲了我喜歡金錢嗎？是因爲喜歡女人嗎？是爲着因了金錢和你那妹妹結了婚嗎？是因爲做了你的姦夫嗎？就爲了那些，因而見棄了我嗎？嗨嗨，你這臭老鴉，毫無理由的儘是呱呱的叫！

梅蘭妮雅 (驚愕地) 怎麼啦，葉戈爾？你發了瘋嗎？啊啊，上帝……

蒲雷曹夫 你不分白天黑夜，儘是敲着鐘，做着禱告，可是，究竟在對誰做禱告，連你自己本人都沒有知道囉。

梅蘭妮雅 葉戈爾！你會掉到毀滅的深淵裏去的！跌進地獄的底層裏去的……看近來的情形，什麼都給破壞了，惡黨們正在動搖沙皇的寶座，已經到了違背基督的意志的時候了，那麼，最後的審判，也不會太遠的罷……

蒲雷曹夫 這個想法却很不錯！什麼最後的審判……基督的再生……你這臭老鴉！突然的飛了過來，呱呱的儘是叫！滾出去，還是回到你原來的窩裏去，把那些小尼姑聚在一起，和她甜甜嘴唇罷！我會送你東西代替金錢的——這個！（把大姆指夾在中指和食指之間，伸將過去）

梅蘭妮雅 （吃驚得幾乎倒到沙發裏去）你這流氓……

蒲雷曹夫 剛才你說過格拉菲拉是個輕骨頭吧？那麼，你是什麼東西呢？這樣一個你？

梅蘭妮雅 胡說！……胡說霸道……（跳起來）騙子！馬上就死罷！蛆蟲！

蒲雷曹夫 滾！滾出去，我是罪孽深重的……

梅蘭妮雅 毒蛇……惡魔……（退出）

蒲雷曹夫 （獨自地嘟囔着，他摸弄右邊腰脅，過了一會，大聲地嘯）格拉菲拉！啐……

克賽妮亞 怎麼啦，你？梅蘭夏到那兒去了？

蒲雷曹夫 飛走了。

克賽妮亞 難道又吵了嘴嗎？

蒲雷曹夫 你打算在這兒老是歇下去嗎？

克賽妮亞 唉，讓我也說幾句話罷，葉戈爾。你已經不願意和我說話了吧，把我當做像什麼傢具樣的看待！噯，爲什麼要那樣的看呀？

蒲雷曹夫 說罷、說罷，什麼話都隨意的說罷！

克賽妮亞 家，究竟成了一個什麼樣子了？好像是到了最後審判的日子那樣的亂七八糟！華爾瓦拉的男人呢，把樓上的自己的房間，當做了小酒店；從早到晚都聚集了各色各樣的人，碰着頭，老在噶噶嗒嗒的商量着什麼事情——昨天呢，就曾喝乾了七瓶紅葡萄酒，而且，還喝着伏特加，喝的很多……看門的伊茲馬伊爾來訴過苦，說是警察很注意，老是來查問有誰在進出，實在麻煩透了。可是，樓上的那批傢伙，還儘是說些沙皇怎麼了呀、大臣怎麼了呀的話。而且，每天都是喝酒。你，爲什麼不說話呀？

蒲雷曹夫 再多說一些罷，你這發熱病的東西！我在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在小酒店裏，聽着音樂坐在那兒的。

克賽妮亞 梅蘭妮雅有什麼事情來的？

蒲雷曹夫 你連撒謊都不會，阿克西妮亞！要撒謊也應該聰明一點。

克賽妮亞 我在什麼時候、那兒撒過謊的？

蒲雷曹夫 就是在這個地方囉。梅蘭妮雅不是和你商量好了，來辦理金錢的手續來的嗎？

克賽妮亞 我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打過商量的？

蒲雷曹夫 唔，得了罷！閉起你嘴罷……

陀斯契伽挨夫、池旺操夫、巴甫林，嘈雜地說着話進來。

陀斯契伽挨夫 葉戈爾，告訴你罷，這是巴甫林神父從莫斯科帶回來的消息……

克賽妮亞 躺着罷，葉戈爾！

蒲雷曹夫 那麼，什麼消息呢……神父？

巴甫林 好的消息很少，而且，即使說是好消息罷，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要比戰爭之前過更舒服的日子，現在反而是完全不作此想了。

陀斯契伽挨夫 那兒的話，我斷然反對！不會是那樣的！

池旺操夫對丈母喊喊私語。

克賽妮亞 在哭嗎？

陀斯契伽挨夫 在哭，是誰？

克賽妮亞 是說修道院的當家師太。

陀斯契伽挨夫 那又是爲了什麼？

蒲雷曹夫 去看一下就得啦，受到了什麼驚嚇？神父，你坐下來說罷。

陀斯契伽挨夫 這倒很有趣，梅蘭妮雅又有什麼悲哀得要哭的事情呢。

巴甫林 提起莫斯科的騷亂，那實在是太得很，因爲連頭腦清楚的人，也都在明白的

說：非要推翻皇帝不可，因爲他實在太沒有能力了。

蒲雷曹夫 二十幾年以來，倒是很有些能力的。

巴甫林 所謂人的能力，是會給時間消磨掉的。

蒲雷曹夫 在一千九百十三年，當舉行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年紀念慶祝會的時候，我也曾

由尼阿拉陛下賜過握手的，全體人民都非常高興。整個的柯斯特洛馬城市裏，真可說是歡聲衝天呢。

巴甫林 是啊，真的是全體人民都很愉快的。

蒲雷曹夫 那在現在是怎樣的呢？還說是有議會的……不，問題倒不在於皇帝的身上……而是更深的地方還有着根……

巴甫林 所謂根，也就是說……是專制政治呀。

蒲雷曹夫 誰都想要保護自己的……用自己的力量……不過，那力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連在戰爭的時候，都失去了效用。

巴甫林 託了議會的福，力量已經被消滅掉了。

葉莉莎惠達 (在門口) 啊，巴甫林神父，你正在懺悔嗎？

巴甫林 啊啊，這倒問得很怪哪。

葉莉莎惠達 我們的當家到什麼地方去了？

巴甫林 剛才在這兒的。

葉莉莎惠達 今天你裝的多麼神氣，巴甫林神父。（退出）

蒲雷曹夫 神父……

巴甫林 什麼事？

蒲雷曹夫 可以說什麼都是父親。上帝——是天上之父；沙皇——是人民之父；你是神父，我呢——是父親，可是大家的裏面，沒有一個人是有力量的傢伙。而且，都是爲着死而生活着的。我並不是在說我自己底身體。我在說的是戰爭。是更大的毀滅。那不是像把馬戲團裏最兇猛的老虎，放出來撲咬那些看客嗎？

巴甫林 請你安靜一些罷，葉戈爾·華西里維契……

蒲雷曹夫 這還能安靜下來嗎？誰能使我安靜下來呢？憑什麼能夠安靜下來呢？好罷——你使我安靜下來罷……神父！拿你的本領出來！

巴甫林 聖經、讀聖經比什麼都有效驗，最好是能夠想到拿文的耶穌的事蹟……戰爭好像是規律那樣的……

蕭雷曹夫 得了，什麼是規律？那都是神話。要阻住太陽的運行是不可能的。全是些胡說。

巴甫林 說怨恨的話，是最大的罪惡，定了心安靜下來，忍受這個因罪孽深重的生涯而得到的報應罷。

蕭雷曹夫 那麼，你在受到阿力克綏·顧平老長的侮辱的時候，曾經忍受下去沒有？你不是到法院裏控告了他，請池旺操夫當辯護律師，邀了主教當作證人嗎？那麼，這個我的怨苦，應該到什麼地方去申訴才好呢？這是說，我生了病，正在可以努力工作的時候却非死不可的怨苦呀。如果是你，肯順順從從的死嗎？叫我安靜下來？那不是開玩笑嗎——恐怕你也是要吼叫、要呼號的！

巴甫林 這一類的話倒有些聽不下去哪，以我教士的身份，這一類的話……

蕭雷曹夫 得了、得了，巴甫林！你也是一個人，現在固然是穿着法衣裝修起來了，可是脫光了的話，還不是和我們是同樣的一個人。現在，醫生說過，你的心臟不健全，生着脂肪過多症呢……

巴甫林 結果，你要怎麼說呢？說出這種話，還不如把手放在胸口上，想一想罷！這

是從幾百年幾千年以前，就是這麼規定下來的……

蒲雷曹夫 也許是規定下來的罷，祇是有些太馬虎了。

巴甫林 列甫·托爾斯泰◎是個邪教徒，因為失去了信仰，唔，就變成把身子賣給了

惡魔似的了，他怕死，不是像野獸或是什麼逃到森林裏去了嗎？

克賽妮亞 莫凱來了，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他說耶可夫在半夜裏給憲兵隊抓去了，

問着怎麼辦才好……

蒲雷曹夫 啊，多謝你哪，巴甫林神父……使我懂得了很多事情！不過，過些時候，又

會要驚動你的！把巴秀金喊到這兒來罷，阿克西妮亞！此外，關照格拉菲拉

——叫她拿粥給我。還有酒。

克賽妮亞 那不行，伏特加你不能喝……

蒲雷曹夫 有什麼行、不行的！快一點！（眺望一下四周，現出輕微的笑意，囁咕地自言自語）那

隻貓頭鷹的巴甫林神父……曄、葉戈爾，你應該抽一枝煙哪。還是在迷迷糊

糊的烟的裏面，來得舒服一些呢，因為可以看不清了。曄，怎麼啦，莫凱？

巴 秀 金 身體怎麼樣，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

蒲雷曹夫 慢慢兒的好起來了。說是耶可夫給抓去了？

巴 秀 金 是的，是在昨天。多麼倒楣的事！

蒲雷曹夫 祇他一個嗎？

巴 秀 金 聽說還有一個鐘錶師，一個阿力克山德拉小姐害怕的叫做卡爾米珂瓦的女教員，還有一個出名壞蛋淡利霍諾夫火夫，都在一起的。好像有十幾個呢……

蒲雷曹夫 那批傢伙全都要打倒沙皇的嗎？

巴 秀 金 那些裏面也……有許多種。有的是要推翻皇帝老子的，有的却是要打倒資本家，由勞働者自己來管理國家……

蒲雷曹夫 說的是什麼夢話？

巴 秀 金 是啊。

蒲雷曹夫 傢伙們會把國家喝完的。

巴 秀 金 是的。

蒲雷曹夫 不會錯……不過，萬一喝不完的時候？

巴 秀 金 沒有主人的傢伙們，有什麼事情能夠做出來呢？

蒲雷曹夫 對了。沒有你和瓦西卡。陀斯契伽挨夫——當然是沒有辦法的了。

巴 秀 金 你也是主人之一……

蒲雷曹夫 那當然，我也是的。那麼，傢伙們唱的是什麼歌？

巴 秀 金 （嘆了一口氣）舊世界快些拋棄……

蒲雷曹夫 嗯？

巴 秀 金 舊世界快些蹂躪……

蒲雷曹夫 這不有些像騰告的句子？

巴 秀 金 有這種騰告的句子，那還受得了嗎？我們要把憎恨的沙皇底榮華……

蒲雷曹夫 唔，是嘛！全然……是惡魔的化身！（思索）可是，有什麼事呢？

格拉菲拉端着粥和伏特加進來。

巴秀金 事情？唔，沒有什麼。

蒲雷曹夫 爲什麼到這兒來的？

巴秀金 不過想要請問一下，誰來接替耶可夫的工作。

蒲雷曹夫 塞耳蓋·波塔波夫。

巴秀金 他也是一個——不信上帝，不敬皇帝的。

蒲雷曹夫 那傢伙也是嗎？

巴秀金 叫那莫克羅烏索夫可好啊？他很想到這兒來，而且，有學問，也有本領。

格拉菲拉 粥要冷了。

蒲雷曹夫 傢伙是當警察的嗎？還是做小偷兒的呢？是幹什麼的？

巴秀金 近來這些時候，當警察也有些胆戰心驚的，因此，有許多人都陸續的辭職不

幹了。

蒲雷曹夫 哼，胆戰心驚的？嗤，好沒有種氣的東西……好罷，把波塔波夫喊到這兒

來，在明天早晨。那麼，去罷……格拉哈，吹喇叭的來了沒有？

格拉菲拉 在廚房裏等着。

蒲雷曹夫 喝粥罷——把傢伙叫到這兒來罷。怎麼啦——屋子裏不是特別的清靜嗎？

格拉菲拉 大家都在樓上。

蒲雷曹夫 (喝伏特加) 這樣很好。怎麼啦，你……在愁悶些什麼呀？

格拉菲拉 你的身體不好，還是別喝酒罷，真的並不好呢！你還是拋棄了一切，離開這個地方的好。你，被他們合在一起當作食物，也是把還流着血的身體，當做蛆蟲們的食糧。噯，到西伯利亞去罷，一塊兒的……

蒲雷曹夫 放開手，很痛……

格拉菲拉 一塊兒到西伯利亞去罷。我可以做工……噯，爲什麼要在這種地方呢，爲了什麼要在這種地方？沒有一個人愛憐你，祇是混在等你立刻就死的他們中間。

蒲雷曹夫 別說了，格拉哈……別使我煩腦。我什麼都知道。什麼都知道，我知道的。也知道你對於我是一個不能短少的人……你和秀爾卡，是我的財產。其他的

人都想把這個我趕出去……雖然如此，我還是想養成原來的康健的身體給他們瞧……好啦，快一些，去把吹喇叭的喊進來罷……

格拉菲拉 你把粥吃完了罷。

蒲雷曹夫 粥呀什麼的，沒有關係！喊秀爾卡進來！

他獨自一個貪婪似地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吹喇叭的進來了。是個瘦得可笑的窮漢。肩上擱着皮帶，連住一隻放在籐袋裏的很大的銅喇叭。

吹喇叭的 給老爺請安。

蒲雷曹夫 (吃了一驚) 辛苦、辛苦，你好。請坐罷。格拉哈，把門關起來。是你嗎……

吹喇叭的 是。

蒲雷曹夫 這個……風采並不怎麼神氣哪！是怎樣醫治的？

吹喇叭的 雖說是醫治，倒也並不怎麼麻煩，是，老爺。祇不過，一般的人都是吃慣了藥的，所以對於我，就不怎麼信任了，因此，我們也就規定了豫先付錢。

蒲雷曹夫 那倒想的很週到哪！有效驗的？

吹喇叭的 醫治好的，已經有幾百個了。

蒲雷曹夫 可是，樣子不像是已經賺了錢啊。

吹喇叭的 做好事，本來就不會掙大錢的。

蒲雷曹夫 這倒很抱歉哪。什麼病有效驗呢？

吹喇叭的 所謂病這東西，原本是爲了整個的肚子裏積起了惡劣的氣息，所以會發生的。因而，我們是對萬病全都靈驗的……

蒲雷曹夫 (現出微笑) 這可了不起——噫，把那喇叭給我瞧瞧罷。

吹喇叭的 請付一個盧布給我。

蒲雷曹夫 一個盧布？有吧，格拉哈——你那兒有嗎？拿去，得出力一些哪，你這東

西！

吹喇叭的 這個——是第一項的收款。

他解囊袋，拿出一隻低音的喇叭。秀拉快步地進來。

蒲雷曹夫 真像是一隻薩莫瓦爾……秀洛克——是個很不錯的醫生吧？好罷、好罷，吹

一下騰罷！

吹喇叭的

（咳嗽一聲，用並不怎麼高的聲音吹響喇叭。咳嗽）

蒲雷曹夫

這樣就完了嗎？

吹喇叭的

一天一夜分作四次，每次五分鐘就可以了。

蒲雷曹夫

該是說，那樣的話，就會斷氣而死嗎？

吹喇叭的

那兒的話！單是我醫治好的，也已經有幾百個了。

蒲雷曹夫

是嘛。那麼，現在說一句老實話罷，究竟你以爲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是像

瓜呢還是騙子？

吹喇叭的

（嘆了一口氣）連您也和一般的同樣的，疑心我嗎？

蒲雷曹夫

（笑着）就是不把喇叭收起來也可以的，老實的說罷，是傻瓜呢是騙子？要錢

的話，多少都可以給你的。

秀拉

別說了，爸爸，會生氣的。

蒲雷曹夫

我不會逗他生氣的，秀洛克！郎中，你的大號是？

吹喇叭的
加弗里拉·烏威珂夫……

蒲雷曹夫 是加弗里羅？（笑）嘿，畜生……真的嗎——叫加弗里羅呀什麼的？

吹喇叭的 這可說是一個極普通的名字，無論誰從來沒有笑過……

蒲雷曹夫 那末——既然如此，你究竟是什麼呢，是笨牛，還是驢子？

吹喇叭的 能給我十六個盧布嗎？

蒲雷曹夫 格拉哈，去拿來，房間裏有着……加弗里羅，所謂十六個盧布，是從什麼地

方算出來的呢？

吹喇叭的 糟了！應該再要得多一些的。

蒲雷曹夫 那麼，是笨牛啦，你這東西。

吹喇叭的 那兒的話，怎麼會是笨牛……

蒲雷曹夫 那麼，是個驢子哪。

吹喇叭的 不，倒也不是驢子……唔，不是嘛，老爺——假使沒有一些欺瞞的手段，怎

麼能過活呢？

蒲雷曹夫 那樣說起來，倒是事實！雖然不是官冕堂皇的話，倒是實在的事實！

秀 拉 這種行爲，好意思公然的做着呢，欺瞞呀什麼的。

吹喇叭的 也不是做不做的問題，這叫做誠則靈呀。

蒲雷曹夫 (興奮起來) 完全是事實，是不是，秀爾卡？不是完全是那樣的嘛！但是，巴

甫林神父那傢伙，却不肯這樣的說！不，他是不敢說的！

吹喇叭的 已經說了老實話，很想請您多增加一些呢。真正的說一句(劃着十字)，喇叭

對於有些人確是很靈驗的。

蒲雷曹夫 一點不錯，給他二十五個盧布，格拉哈，多給他一些，全都給了他罷。

吹喇叭的 這可多謝您哪，真是出乎意外……或者，吹着喇叭試一試吧？固然，究竟怎

樣是無從知道的，可是，總不見得全然沒有效驗的囉。

蒲雷曹夫 不，夠了夠了，啊啊加弗里羅，是加弗里羅天使哪！(笑) 曄……好吧，試

一下罷，倒底有沒有效驗……好的，吹罷！用出更大的力氣！

吹喇叭的使勁地吹着喇叭，聲音高得會刺破耳朵。

格拉菲拉驚異地看住蒲雷曹夫。秀拉掩起耳朵，笑將出來。

蒲雷曹夫拚命地吹罷！

陀斯契伽挨夫婦、池旺操夫、華爾瓦拉、巴秀金、克賽妮亞，奔跑進來。

華爾瓦拉怎麼啦，爸爸？

克賽妮亞葉戈爾，你又想出了什麼事情了？

池旺操夫（對吹喇叭的）你這東西喝醉了酒嗎？

蒲雷曹夫別碰他！碰了他，我可不答應的！加弗里羅，吹響他們底耳朵！這是加弗里

羅天使底喇叭。這是宣告世界末日的號角！

克賽妮亞唉唉，怎麼好呢，全是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巴秀金（對池旺操夫）看見沒有，不是這種情形嗎？

秀拉噯，爸爸，大家都在說爸爸發了瘋了。出去罷，吹喇叭的，你出去罷！

蒲雷曹夫不行！加弗里羅，再用勁的吹，吹得耳朵要聾那樣的！這是最後的審判！世

界的末日到了……吹、吹、吹啊……

——幕——

● Pond 俄國重量名稱。= 401.457re。(譯者)

● Yemelian Pugatchev (1726—1775)，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解放運動的首領，後被捕處極

刑。(譯者)

● 「Yarum」德文，譯為『為什麼』，為舒伯特所作名曲之一，音調幽怨悽惻。(譯者)

● 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 奧地利作曲家，近世藝術歌曲的創始者。其作曲

特徵為旋律有抒情的優美性，與和聲的大胆而多變化。所製歌曲約六百餘篇，著名者為

「魔王」磨坊之歌，春之夢，暴風雨之晨，在海邊等等。(譯者)

● 參閱聖經「創世記」第三章。(譯者)

● Emile Zola (1840—1902) 法國小說家，被稱為自然主義之父。代表作為羅真·馬加爾 (Les Rougon Macquart) 叢書二十卷，計費時二十七年，其中以萌芽，小酒店，娜娜等，最為著名。(譯者)

● Yana 生於淫蕩家庭的美貌女優，以巴黎上流社會為舞台，把去親近她的許多男性，像奴隸般地玩弄，而她在豪華的生活中，演盡了無限愛慾的生活。(譯者)

● 這是俄國下流社會的一種舉動，猶如上海一般人之以中指表示相同。又，也有以此為表示拒

絕者。(譯者)

- ⑤ Lev Tolstoy (1828—1910) 俄國文學家，思想家。他本主張信仰純簡的宗教，提倡人道主義及無抵抗主義，反對政府與威權，主張土地公有。但晚年重復否定過去的宗教觀，曾信明復歸唯一上帝，信仰基督的教示。文學上的代表作為戰爭與和平、安娜·克列摩娜、復活等。(譯者)

第
三
幕

餐室。所有的一切，呈現出已從原地方移動過位置的樣子。桌子上零亂地放着用

過而尚未收拾的杯子、盆子、薩莫瓦爾、店舖買來的貨包、酒瓶。屋角上有幾隻

手提皮箱。修道院女傭泰伊夏，頭上戴着尖角頭巾，正在整理其中的一隻手提

箱。格拉菲拉手裏揣住盆子，站在一旁。桌子上，點着輝耀的燈火。

格拉菲拉 梅蘭妮雅姨媽打算在這裏住長嗎？

泰伊夏 不知道。

格拉菲拉、修道院的宿舍裏，爲什麼不住呢？

泰伊夏 不知道。

格拉菲拉 你幾歲？

泰伊夏 十九歲。

池旺操夫在樓梯上出現。

格拉菲拉 看起來，你連什麼都不知道！又不見得是個野蠻人。

泰伊夏 我們，和在俗的人說話，是禁止了的。

池旺操夫 當家師太，有喝過了茶沒有？

格拉菲拉 沒有。

池旺操夫 可以先把薩莫瓦爾去燒開了嗎？

格拉菲拉拿了薩莫瓦爾退出。

池旺操夫 什麼呀，你們受到了丘八的驚嚇嗎？

泰伊夏 是的，受到驚嚇的。

池旺操夫 所謂受到驚嚇，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泰伊夏 搶了牛宰呀，還嚇着我們，說要放火把修道院都燒光呢 對不起。（她捧起一

堆衣服，退出）

華爾瓦拉 （從門口）啊，全是一些污泥。你在和尼姑說話嗎？

池旺操夫 當家師太住在我們的屋子裏，總有些不方便，是不是？

華爾瓦拉 這屋子還不是我們的呢……怎麼了，賈欽那傢伙，可曾答應了沒有？

池旺操夫 賈欽那傢伙一定是一隻笨牛，不然，便是在裝腔、做老實人。

華爾瓦拉 等一等。好像爸爸在罵人了……（走向通到父親房去的門口，傾聽）

池旺操夫 醫生們固然說他的精神是正常的，可是，自從有了吹喇叭的那一次吵鬧以後，看樣子，總覺得……

華爾瓦拉 那一次倒還是好的呢。阿力克山德拉和賈欽兩個，好像很不錯，不是滿親熱的嗎？

池旺操夫 嗯，不過，雖然是這麼說，也不見得有什麼可以高興的。你底妹妹是個非常狡猾的東西。她會做出些什麼事情，誰又能知道。

華爾瓦拉 到現在方才知道，真有些可憐；可是，在給她撒嬌弄癡的時候，那就變成神魂顛倒了罷。

池旺操夫 那丫頭所以會對我撒嬌弄癡，不過是爲了想要叫你生氣囉。

華爾瓦拉 是不是在懊悔呢，你？啊啊，巴甫林來了。真是，給他溜順了腿啦！

池旺操夫 俄羅斯的教士，真是太多了。

葉莉莎惠達和巴甫林一邊說話，一邊進來。接着，是莫凱。

巴甫林 那是報紙造的謠言，老是那樣的！晚安！

葉莉沙惠達 我說過，那可不見得！

巴甫林 現在已經什麼辦法都沒有了，沙皇在回到彼得格拉去的路上，被立憲民主黨黨員抓住了，雖然不是出於自願，也祇好退了位哪……情形是這樣的！

池旺操夫 那麼，以後將要怎樣呢？

葉莉沙惠達 巴甫林神父雖然說過反對革命，但是，他贊成戰爭；然而我，倒是反對戰爭的！我很想到巴黎去……戰爭什麼的，不是已經鬧夠了嗎！你也贊成嗎，華利亞？亨利四世不是這樣地說過：巴黎勝過戰爭；不是說過那樣的話嗎？他雖然並沒有打算要那樣的說，但終於錯着說出來了。

巴甫林 我並不勉強固執，因為時局就像貓兒底眼睛那樣，變化着呢。

華爾瓦拉 和平，和平是必要的。巴甫林神父！你可知道那些下等人是怎樣的行為嗎？

巴甫林 嗯，那當然知道的！可是，那個病人怎麼樣了？這一方面的？（用手指指着額

角）

池旺操夫 依照醫生們說的，並沒有精神錯亂的傾向。

巴甫林 那倒比任可一切都要來得安心！不過，所謂醫生那些傢伙呢，祇要拿到錢，其餘就馬虎得很。

葉莉沙惠達 嘿，你的話多麼刁刻！華利亞，強娜請我們去吃晚餐呢。

巴秀金 釋放犯人固然很好，可是現在，警察却受了累了。

巴甫林 是、是、是啊……真是可怕！處理這一次的事變，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安德烈·彼得洛維契？

池旺操夫 好在各種各樣的社會勢力，是依從一種法則而組織起來的，所以，該會很快的出現那個結果的罷。我說的所謂社會勢力，是指那些擁有堅固的經濟能力的人……

爾瓦拉 傻，強娜請我們去呢……

把他拉到角落裏，噉噉地說話。

池旺操夫 那裏，那個嘛，實在不很方便哪！一方面是當家師太，而另一方面是個妓

女……

華爾瓦拉 呢，輕一點！

巴秀金 安德烈·彼得洛維契，莫克羅烏索夫來了，你知道嗎，那個當警察的？

池旺操夫 唔，那傢伙怎麼啦？

巴秀金 他說怕危險，所以想辭了職，到我們那山上去做事呢。

池旺操夫 做得了嗎？

華爾瓦拉 別多說話罷，安德烈……

巴秀金 當然可以做的。拉普且夫這一次真的已經加入了亂黨，陀那特呢又是陀那特，那樣的不中用，又是個分離派的教徒，老是說些真理底規律是這樣那樣的話，使人莫明其妙，那裏是什麼真理，還不是你看到的那樣！

池旺操夫 說的是什麼廢話！現在不是正向真理底勝利的門口，在前進嗎……

華爾瓦拉 噯，叫你別再多說話了，安德烈。

池旺操夫 對着真理和正義的門口。

華爾瓦拉 那末，有什麼事，莫凱？

巴秀金 想要保舉莫克羅烏索夫做事。對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也提到過的。

華爾瓦拉 那麼，怎麼說呢？

池旺操夫皺起眉心，退出。

巴秀金 他沒有肯定的說……

華爾瓦拉 那麼，雇了莫克羅烏索夫，不就完了嗎？

巴秀金 見一見他吧？

華爾瓦拉 那又是爲了什麼？

巴秀金 不過是認識認識。就在那兒。

華爾瓦拉 嗯，也好罷……

巴秀金走到門口那邊去，華爾瓦拉在日記簿裏寫着什麼。巴秀金帶了莫克羅烏索夫

回進來。他是一個圓臉龐，眉毛生得特別高的漢子，臉上雖然現出微笑。但依然有
想要罵人的神色，穿着警察的制服，腰邊佩着手鎗，碰響腳踵上的馬刺，行禮。

莫克羅烏索夫 初次拜見，承蒙您賞賜了我的工作，真是不勝感謝。

華爾瓦拉 別客氣。你還穿着制服嗎，聽說，警官是要被解除武裝的。

莫克羅烏索夫 正是這末說呢。穿上普通的便服在街上走路，很是危險，所以祇好隨身帶上了武器，可是外面也穿上普通的大衣的。不過在現在呢，愚民們也好像已經拋棄了那種空虛的希望，多少有些平靜下來了……因而沒有佩着指揮刀。

華爾瓦拉 打算從那一天起到我們家來做事呢？

莫克羅烏索夫 因為從很久以前開始，就老是想要到貴府來服務的，所以，已經準備好的。或者明天便去罷；反正是個獨身的……

華爾瓦拉 你以為怎樣呢，這一次的騷動，會繼續得很長嗎？

莫克羅烏索夫 嗯，也許至多是過了夏天罷，那時候要下雨了，天氣寒冷下來的話，在街上奔走就不方便了。

華爾瓦拉 (笑着) 過了夏天就可以完了嗎？革命總不該爲着天氣的變化，而會有所影響

的吓。

莫克羅烏索夫 說是這麼說，可是，怎麼不會呢，冬天是非常的冷的。

華爾瓦拉 (笑着) 你倒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哪。

莫克羅烏索夫 當警官的，差不多都是一些樂觀主義者。

華爾瓦拉 噯，真的嗎？

莫克羅烏索夫 沒有錯兒。因為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華爾瓦拉 從軍隊裏出來的嗎，你？

莫克羅烏索夫 是的。是屬於普斯魯克後備大隊的，官位是陸軍少尉。

華爾瓦拉 (伸出手去) 那麼，祝你平安。

莫克羅烏索夫 (一邊在鞋底手上接吻) 感激之至。(啪的響響腳跟，向後退下，出去)

華爾瓦拉 (對巴秀金) 好像是個傻瓜似的？

巴秀金 倒也不能小看了傻瓜。聰明人又是怎麼的呢……祇要一個不留神，不是就會

像口袋或是什麼似的，把世界都倒翻過來了嗎？

巴甫林（對巴秀金和葉莉莎）對於教士賦與傳教的自由，是絕對必要的，不然的話

——就會有無從着手之感！

格拉菲拉和秀拉攙住蒲雷曹夫底手臂，扶了出來。大家看到他時，就沉默下來，他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蒲雷曹夫 曄，爲什麼不作聲呀？剛才不是嚕嚕噹噹的說個不完的吗……

巴甫林 因爲出乎意外，就駭了一跳……

蒲雷曹夫 爲什麼？

巴甫林 看到你這種樣子……

蒲雷曹夫 什麼看到我這種樣子！腿不能依着意思走路的話，總不見得可以不找人扶着呀。曄，莫凱……聽說耶夏已經給放出來了？

巴秀金 是的，抓去的人，全部都放出來了。

池旺操夫 政治犯全都。

蒲雷曹夫 耶可夫。拉普且夫放了出來，而皇帝老子給捆了起來嗎？怎麼樣，巴甫林神

父！怎麼樣，傻？

巴甫林 這種事情我不很清楚……可是，依照我的愚見來說——首先必須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和要做些什麼……

蒲雷曹夫 應該另選皇帝。沒有皇帝的話，大家互相開始咬來咬去的話，那就完了……

巴甫林 今天你的氣色非常有神氣，照這個樣子，病該可以很快的全癒了罷。

蒲雷曹夫 當然會全癒的……非要全癒不可！你們兩個，還有莫凱，讓我單和巴甫林兩個人，在這兒罷。秀洛克。你可以不必走。

巴秀金走向門口那面退出。池旺操夫和陀斯契伽挨夫的兩對夫婦——走向樓上。過了兩分鐘光景，華爾瓦拉走下到樓梯半腰，立住了聽話。

秀 拉 你還是躺着罷！

蒲雷曹夫 不想躺。那末，怎麼呢，巴甫林神父，還是那鐘的事情嗎？

巴甫林 不，我想到你的病況應該好一點了，所以來拜候你的，還不是給我猜對了嘛。你以前爲着這個市鎮和教會的觀瞻，做過那末多的樂善好施的舉動，我

們是深為感謝的，因而這一次還想仰仗大力，正如你說的……

蒲雷曹夫

看起來，你們並沒有為着這個我熱心地禱告，才會這樣的愈來愈壞，所以要把錢送給上帝的心意，早已完全沒有了。憑什麼要把錢送給它呢？以從前拿出的來說，也不能算是少數的，然而，結果呢，不是連一個小錢兒的益處都沒有嗎？

巴甫林

對於你的捐施……

蒲雷曹夫

慢着！有一句話想要問你——上帝倒也能這樣厚顏無恥的過着哪？爲了什麼緣故要非死不可呢？

秀拉

不要說死罷，這種話別再說了！

蒲雷曹夫

你別說話，聽着罷！我又不是在說自己要死。

巴甫林

你想着那種事情，儘是着急，是沒有用的。死什麼的不是毫無所謂的嗎？靈魂是不會死滅的。

蒲雷曹夫

那麼，所謂那靈魂的傢伙，爲什麼要裝進這種既骯髒，又狹小的肉體裏面

呢？

巴甫林 那種問題，在教會方面是認爲無益的，不，不但無益……

站在樓梯上聽着說話的華爾瓦拉，用手帕掩住了嘴，笑將出來。

蒲雷曹夫 別再騙人！明白的說罷。秀拉——你，還記得那個吹喇叭的嗎，噯？

巴甫林 在阿力克山德拉·葉戈爾芳娜小姐的眼前，總有些……

蒲雷曹夫 那種顧慮是用不着的！這女孩子的一生是從此開始，非要什麼都不懂得不可！我到了這個年紀尙且還不懂，要問你呢——你究竟是爲了什麼活着的呀？

巴甫林 在教會裏服務……

蒲雷曹夫 在教會裏服務是知道的！可是，你或早或遲，不是非死不可嗎？那究竟是爲的什麼？爲着什麼呢，我們會要死，噯，巴甫林？

巴甫林 那種不近情理的話，就是問了，也是沒有用的！請你原諒了罷，與其說那種下流的話，倒不如……

秀 拉 停止了罷，那種話！

蒲雷曹夫 我是個俗人！連骨髓也是個俗人！

巴甫林 （站起來）這世間是塵埃……

蒲雷曹夫 是塵埃？那麼……既然說世間是塵埃，那麼，你們究竟是什麼！什麼是塵埃，穿的却是絲綢的法衣！什麼是塵埃，掛的是鍍金的十字架！什麼是塵埃，拚着命貪得無厭的結果……

巴甫林 爲什麼要說亂七八糟的話呢，在這尙未成年的令媛的面前……

蒲雷曹夫 什麼凌害不凌害的……（畢爾瓦拉迅捷地跑到樓上去）你們這批東西所受的教育，全像是追趕兔兒的獵狗沒有兩樣。這混帳的蠢才……靠着窮叫化的基督當作護身符，因而掙到了大量的錢財……

巴甫林 你會爲那種事情生氣，全然是因生了病的緣故，會像豬獯似的叫嚷，也全都是……

蒲雷曹夫 你這傢伙，逃走了嗎？囉囉……

秀 拉 這怎麼行啊？那樣地與舊着，會愈來愈壞的。真是的，爲什麼要這樣的爭執……

蒲雷曹夫 那裏，有什麼關係呢！用不着就一點兒的心！畜生，討人厭的神父！唔，告訴你，懂不懂呢，我哪，是有意這樣地做的……

秀 拉 那，你即使不說，也是知道的……我既不是一个傻瓜，也不是一个小孩子！

池旺操夫在樓梯上出現。

蒲雷曹夫 自從吹喇叭的那一次事情發生以後，大家都把我當作是一個瘋子看待了，可是醫生却明明的說：那是些胡說霸道！啊，秀拉，你可相信醫生所說的話嗎，醫生說的話，總可以相信的吧？

秀 拉 我相信爸爸……相信爸爸……

蒲雷曹夫 嗯，好的、好的！什麼、什麼呀，我底頭腦瘋了的話，那還受得了嘛！醫生他們是知道的。實際上，我是碰到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對於所謂死是什麼，所謂活又是什麼的一會事，總是誰都想要知道的吧？能夠懂嗎，

你？

秀 拉 說爸爸的病很厲害，我是難以相信的。你非離開了家不可。真的，格拉菲拉

說的很對！你非得好好的休養……可是爸爸，無論誰說的話都不肯聽。

蒲雷曹夫 我不是誰說的話都在聽嗎！現在，不是在喊那巫婆來試了嗎？說不定，會有效驗也未可知的。現在就應該來的時候了哪。像有愁悶的蟲那樣地把我咬的痛得厲害……

秀 拉 別再說了，爸爸！怎麼啦，你儘是這樣的說；爸爸——你還是躺下去罷！

蒲雷曹夫 躺下去反而不行。躺下去的話，那就完了，這和鬥拳沒有兩樣，何況，我還

想說話。有些話，非得對你說明不可。要知道……我在偶然的機緣裏……任在不相稱的地方，也未可知的！跑進全然無關的人羣裏面，三十年之間，老同毫不相關的人一起過着光陰下來了。祇希望你，別發生這一種情形；我底爸爸是趕木筏的，可是這個我，是怎樣的……我不知道要對您怎麼說才好哪。

秀拉 請你再平靜一點的說罷，再安定一點……像從前你給我說故事的時候那樣的。

蒲雷曹夫

並不是說故事，我平時說給你聽的，都是些真實的事情。你說……教士、皇帝老子、總督……那批傢伙們對於這個我，有什麼幫助呢？我不相信上帝。究竟所謂上帝那傢伙，是在什麼地方呢？你也明白的吧……何況，就是人罷，好人什麼的，那裏會有啊？所謂好人什麼的，就和假鈔票同樣，決不會有很多——瞧罷，大家是些怎樣的人呢？怎麼樣，傢伙們昏昏矇矇的開始了戰爭……完全是發瘋！可是，對於這個我，那又是怎麼說的？那些傢伙們和這個葉戈爾·蒲雷曹夫先生，有什麼關係呢？然而你……你和傢伙們打算怎樣的過下去啊，你說？

秀拉 我的事情，你可以不必耽心的……

克賽妮亞

（進來）阿力克山德拉，托妮亞和她的哥哥一起來了，還有那……

秀拉 讓他們等着就是了。

克賽妮亞 你到那邊去！我要和爸爸說話……

蒲雷曹夫 我可沒有什麼話要說。

秀 拉 還是少說一些話的好……

克賽妮亞 哼，打算要教訓我嗎？葉戈爾·華西里挨維契——左布諾瓦來了……

蒲雷曹夫 秀洛克，過一會兒把大家帶到這兒來罷，把那些年輕的……那裏，把左布諾瓦叫進來！

克賽妮亞 立刻就去。可是有幾句話要告訴你一下。倒不是什麼旁的事情，就是阿力山

德拉和那個不長進的安德烈底表弟，好像很親密的樣子。或許你也是這樣想罷，這對於她是相配的。在我們收留他以前，全然是和要飯的沒有兩樣，可是現在怎麼樣呢，哼，近來總是裝得神氣活現的了。

蒲雷曹夫 嘩，阿克西妮亞，說的是什麼渾話呀——還是少說廢話。

克賽妮亞 反正是這樣的囉，隨你怎麼說罷！你再不嚴重的關照她別和賈欽談情說愛，可怎麼辦呢！

蒲雷曹夫 還有什麼事沒有？

克賽妮亞 梅蘭妮雅住在我們這兒了……

蒲雷曹夫 爲什麼？

克賽妮亞 那真是飛來的橫禍！說是逃兵佔據了修道院，宰了一頭母牛，搶走了兩把斧頭、還有鐮刀和繩索，真是，那不是無法無天了嘛！此外呢，家裏那個看守森林的陀挪特，還讓那些壞蛋們，全都住在山上的小屋子裏面……

蒲雷曹夫 祇要是我看得上的人，旁人就不知怎麼的，總會看不入眼了。

克賽妮亞 你們，其實應該重歸和好……

蒲雷曹夫 我和梅蘭妮雅嗎？爲什麼？

克賽妮亞 不是很明顯嗎？你的身體是這樣……

蒲雷曹夫 好罷。那麼，就和她重歸和好就是了！對她這樣的說行不行呢——「寬恕我的罪惡」？

克賽妮亞 還是和她親愛一些罷。（退出）

蒲雷曹夫 (囁語地自言自語) 「寬恕我的罪惡」……「我也饒赦了你」……任何一邊都是

撒謊……啊！狗、畜生們……

華爾瓦拉 爸爸！你聽見媽媽在說史蒂班·賈欽的事情呢……

蒲雷曹夫 唔……你是什麼都聽，什麼都知道哪……

華爾瓦拉 賈欽是個很溫和的男子，一來，既不會貪圖阿力克山德拉底太多的陪嫁，二

來，又是很相配的一對夫婦。

蒲雷曹夫 你倒很喜歡管閒事啊……

華爾瓦拉 我曾經仔細的留意過的，他……

蒲雷曹夫 是誰叫你張羅這些的！嘿，你們這批瘟病鬼！

梅蘭妮雅和克賽妮亞進來，使女賽伊夏在門口立停了。

蒲雷曹夫 怎麼樣，梅蘭夏？打算重歸和好嗎？

梅蘭妮雅 對了，正是這句話呢，英雄！你對誰都要使他生氣……全然是毫無理的……

蒲雷曹夫 「寬恕我的罪惡」——梅蘭夏！

梅蘭妮雅

我沒有說罪惡什麼的話，還是請你停止了固執罷！真的，不是已經發生了了不起的事情了嗎？多可怕，連沙皇也給從寶座上趕跑了。這倒也不是旁的什麼，而是上帝把地上的人都打進了黑闇的裏面，大家變成了瘋子，自己在掘着自己脚底下的地坑，連賤民們也開始了暴動。甚至柯波索伏地方的莊稼女人，都敢對着我的面，說出這樣的話來了——我們——是人民，我們的丈夫，當兵的——也是人民，我們都是人民大眾……俄羅斯的莊稼人和丘八，是什麼人民哪！那不是開玩笑嘛，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兵加入到民衆裏面去的？

克賽妮亞

耶可夫·拉普且夫常常在嚙嚙的，就是那一些事情呢……

梅蘭妮雅

總督給逮奪了政權以後，你以為是誰來接替他的位置的？是那個當公證人的

奧斯莫洛夫斯基……

蒲雷曹夫

在雙方都是胖子的一點上，倒全然是一樣的。

梅蘭妮雅

昨天，尼康德爾主教，就會這樣的說：這真是毀滅的前夜，沒有武裝的政府

難道能夠統治國家嗎？自從聖經問世的那個時代起，凡是治理人民的，都是靠寶劍和十字架武裝起來的。

華爾瓦拉

在基督未死以前，十字架什麼的，那裏會有受到崇拜的理由呢……

梅蘭妮雅

你別多嘴，倒像很聰明似的……我說的是和聖經合釘在一起的福音書裏面，就是這樣寫着：十字架就是劍！你說什麼！什麼時候崇拜過什麼東西，教主方面總比你懂得多呢。你們該是在高興着皇上已經給推翻了，以為也許對自己有什麼幫助罷，哼，盡量的高興着，恐怕馬上會遭到大災大難，就是痛哭也將追悔不過來的。葉戈爾西珂，我有幾句祕密的話……

蒲雷曹夫

又該是想要由兩個爭吵一場嗎？總之，你說也好，不過，再等一會兒！現在有一個特別的女醫生，剛到這兒來，我很想重新恢復到我原來的康健呢，

梅蘭夏。

梅蘭妮雅

如果是那個巫婆左布諾瓦的話，倒是一個很高明的醫生，那些真正的醫生，連她底脚都夠不上呢！可是，你也可以和那個修道的普洛珂庇談一談……

蒲雷曹夫 那傢伙，該是——小鬼頭們把他喊做普羅波且伊的嗎？不是說是一個騙子嗎？

梅蘭妮雅 嗨，說的什麼話呀？你！那會有這種事的！唔，你叫他來看一下……

蒲雷曹夫 喊他也好罷，那個叫做普洛波且伊的傢伙。今天，好像好多了……可是，這脚，怎麼樣……我有些高興得很奇怪。真有些可笑得忍不住……看來，任何一切都很有趣，真是沒有法子！把巫婆喊到這兒來罷，阿克西妮亞！

克賽妮亞退出。

梅蘭妮雅 我說，葉戈爾……你還不要緊呢！

蒲雷曹夫 當然是不要緊的，祇不過這一點兒的病。

克賽妮亞 她說旁的人一概退出去……

梅蘭妮雅 那麼，出去罷……

大家一起退出。蒲雷曹夫現出輕微的冷笑，撫摸腰臨和胸口。左布諾瓦進來。輕輕的，然而為要引人注意似地，歪起嘴唇，向自己右側呼氣。右手緊緊的按在心胸

上，左掌像魚鰭似地搖擺。立停下來，用右手撫摩面頰。

蒲雷曹夫 那是什麼呀！在對惡魔禱告嗎？

左布諾瓦

（像唱歌似的口調）哦哦，你的惡病啊、孽病啊！消滅了罷，遠避了罷，從上帝的僕人身上離開啊！是今天，這個時辰，我說出這嚴正的話，把你驅逐到永劫的地獄裏去哪！今天，是名叫葉戈爾老闊……

蒲雷曹夫

你好啊，老太婆！那樣就把惡魔趕跑了嗎？

左布諾瓦

你說什麼呀，老闊，怎麼能和惡魔打交道呢？

蒲雷曹夫

必要的話，也不會不可能的，不是教士，就該崇拜惡魔了吧？

左布諾瓦

你爲什麼要說這樣可怕的話呀！以爲我和惡魔有關係的，祇有傻瓜才會這末

說呢。

蒲雷曹夫

是嘛，那樣的話，是沒有效果的了，你！對於上帝呢，已經託教士替我虔心的禱告過了，可是上帝方面，已經拒絕了我啦，對於這個我，不肯賜給恩惠

的了！

左布諾瓦 你儘是開玩笑，老闖，你很壞，也許是爲着不相信我，所以那末說的。

蒲雷曹夫 你如果是一個惡魔派出來的女人，我倒還可以相信你，大概已經聽到過的罷，這個我哪，放蕩得很，很刻毒，對於金錢，又很小氣……

左布諾瓦 聽到過的，可是我不能相信那是真的，老闖總不見得會捨不得給我一些賞賜。

蒲雷曹夫 我嘛，老太婆，是個罪孽非常深重的人，也是個和上帝沒有緣分的人。葉戈爾·蒲雷曹夫已經給上帝拋棄掉了。因此，如果說你不是惡魔底親戚的話

——還是趕快滾出去替大姑娘打胎的好！那是你的本行，是不是？

左布諾瓦 聽人家說，你是一個很粗鹵的人，誰知道比那說的更壞！

蒲雷曹夫 擘，怎麼啦？別胡扯，醫罷！

左布諾瓦 我沒有胡扯，也不懂那種事情。那麼，什麼呀，痛嗎？在什麼地方，怎樣的

痛？

蒲雷曹夫 是肚子。忍也忍不住。在這個地方。

左布諾瓦 明白嗎……斷然的！不能對誰說的。

蒲雷曹夫 不要緊，用不到耽心的。

左布諾瓦 原來，病裏面有黃色病和黑色病的兩種。黃色病呢，醫生是可以醫治的，可是黑色病的話，無論是怎樣的教士做禱告罷，也是治不好的！黑色病不是別的，是惡魔作的祟，說起要趕跑它的方法嘛，那祇有一種……

蒲雷曹夫 該是說不是治好便是死，孤注一擲嗎？

左布諾瓦 所謂那方法，可並不便宜……

蒲雷曹夫 那自然的囉，我知道。

左布諾瓦 老實的說，對於那個，非和惡魔打交道不可。

蒲雷曹夫 敢情是親自和撒旦打交道嗎？

左布諾瓦 不，雖然並不是親自，可是說起來……

蒲雷曹夫 由你出場嗎？

左布諾瓦 祇要你不對任何一個人去說……

蒲雷曹夫 滾出去，你這臭婆子！

左布諾瓦 等、等一等……

蒲雷曹夫 滾出去，你這臭婆子，不然我就揍……

左布諾瓦 等一等，我告訴你！

格拉菲拉 (從門口那邊) 叫你滾出去——你就滾罷！

左布諾瓦 怎麼啦，唉，你們……

蒲雷曹夫 趕出去，把她趕出去，那種臭虔婆！

格拉菲拉 什麼，裝着妖怪的樣子，串着戲！

左布諾瓦 你才是妖怪，鬼婆娘，醜臉相……唉，這些鬼東西！我會叫你們睡不成覺，

得不到安靜的！

兩個女人退出。

蒲雷曹夫 (迴望着四周，嘆氣) 唉！唉……

梅蘭妮雅和克賽妮亞進來。

梅蘭妮雅，你不喜歡那個左布諾瓦嗎？沒有效驗的？

蒲雷曹夫看住梅蘭妮雅，默不作聲。

克賽妮亞 那個老婆子也是個心意不定的東西，大家替她吹噓了一下，就那末驕傲起來了。

蒲雷曹夫 梅蘭夏——你怎麼想呢，上帝也會鬧肚子痛嗎？

梅蘭妮雅 別再說了，那種默頭默腦的話。

蒲雷曹夫 耶穌·基督一定也鬧過肚子痛，是不會錯的。因爲，說是基督吃過很多的魚。

梅蘭妮雅 好了好了，葉戈爾。爲什麼你老是要捉弄我呀？

格拉菲拉 (進來) 說是勞煩了她，要錢呢，剛才的那個女人。

蒲雷曹夫 給她罷，阿克西妮亞。梅蘭夏，我已經累了，對不起，要到房間裏去了，和傻瓜們做着對手，真是累的很厲害。曄，格拉哈，扶着我罷……

格拉菲拉扶着他出去。克賽妮亞回來，疑悶似地對着姊姊注視。

梅蘭妮雅 他在裝着發瘋的樣子，假裝着發瘋呢。

克賽妮亞 是嘛，可是他……

梅蘭妮雅 『好罷好罷，愛做戲的話，就讓他做去得了。祇要把遺囑到法院裏去提起訴訟的話，那，他就得吃到很大的虧。可以叫泰伊夏做證人，還有左布諾瓦、巴甫林神父，還有那個吹喇叭的，要幾個都有的是。祇要證明寫遺囑人當時是發了瘋的，不就完了嗎……』

克賽妮亞 唉——唉，究竟要怎麼辦才好呢。

梅蘭妮雅 所以，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的嗎？爲什麼，要那末急的嫁給那種男人呢！那時候，我不是再三的對你說過：還是嫁給巴秀金的好嗎？

克賽妮亞 不過，你不妨想一想那時候的情形呀，他，像大鷹那樣的雄壯……就是現在說這種話的你，當時也會經眼紅過的嗎？

梅蘭妮雅 我會經眼紅過的，你底頭腦可有了什麼病了不是？

克賽妮亞 固然現在再說些從前的話，也沒有什麼意思了。

梅蘭妮雅 救救我罷！我曾經眼紅過的嗎？

克賽妮亞 普洛珂底怎麼辦呢，可以用不着了吧？

梅蘭妮雅 爲什麼用不着。叫他來了，也說定了，爲什麼在突然之間又說是用不着了？

你別打擾我，你去準備一下，叫他進來罷。

泰伊夏從門口進來。

梅蘭妮雅 怎麼樣？

泰伊夏 一句話都沒有說。

克賽妮亞退出。

梅蘭妮雅 即使誰也不說一句話，我們這邊不問的話，是不行的，非得由我們問出話來

不可。

泰伊夏 我問過的，可是老像貓那樣的咕嚕咕嚕抽着鼻子，也不管是誰，儘是罵人。

梅蘭妮雅 罵人，罵什麼？

泰伊夏 說：大家是些驢子。

梅蘭妮雅 什麼？

泰伊夏 說是大家都串通在一起，想要叫他發瘋……

梅蘭妮雅 對你這樣的說嗎，她？

泰伊夏 不，是對修道的普洛波且伊說的。

梅蘭妮雅 那末他呢？

泰伊夏 像影射那樣的話，說的很多。

梅蘭妮雅 影射？真是沒有法子的笨丫頭，你！他是個修道的人，不是在說着豫言嗎？

傻丫頭，替我坐到門廊上去，別走開了。……廚房裏還有誰在那兒？

泰伊夏 巴秀金先生……

梅蘭妮雅 好了，去罷。（走到蒲雷曹夫的房門口，敲門）葉戈爾，修道的來啦。

在克賽妮亞和巴秀金陪伴之下，普洛波且伊進來，穿着草鞋，身上是長到膝踝爲止的很大的棉布衣服，胸前零亂地掛着許多銅十字架和聖像。臉色可怕——濃密而蓬亂的長頭髮，稀少的細長鬚鬚，身體的動作很粗鹵，不時的發着癡孽。

普洛波且伊 呼——，香煙的烟濃重得很哪——氣息會透不過來的，靈魂……

克賽妮亞 這兒沒有人會抽香煙的。

普洛波且伊吹氣作聲，像冬天枯木似的呼呼吹搥。

梅蘭妮雅 怎麼不再等一會兒，等他出來以後……

蒲雷曹夫由格拉菲拉摻扶住手，出來。

蒲雷曹夫 這個，嚶嚶，又是個了不起的傢伙！

普洛波且伊 用不着害怕，用不着恐怖。（嘶喝）灰塵消滅了，消滅了！從前，格利沙儘

是向上面爬，已經把頭碰到天頂板上——却給惡魔掃跑。

蒲雷曹夫 那是什麼呢，是說格里哥利·拉斯普丁的事情吧？

普洛波且伊 沙皇退位了，上帝的天國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呀，罪惡和死人，臭

得不堪。風雪在吹捲，街道是泥濘，吹呀、吹呀。（呼喝。用樹枝指住格拉菲拉那

邊）站在你旁邊的女人，正是惡魔的化身。——趕跑她！

蒲雷曹夫 什麼是趕跑她！胡鬧也該有個樣子。梅蘭夏，是你吧，把這種事情教給傢伙

的？

梅蘭妮雅 你在亂說些什麼。要把事情教給瘋子，怎麼可能？

蒲雷曹夫 也不像會不可能哪……

樓梯上秀拉飛跑下來。接着，安托妮娜和賈欽、池旺操夫和陀斯契伽挨夫的兩對夫婦，陸續地從樓上跑下來。普洛波且伊默不作聲的用樹枝在地板上劃着線，低垂下頭，考慮着什麼似地直立在那兒。

秀拉 (跑到父親身邊) 又是什麼呀？究竟是在鬧的什麼玩意兒呢？

梅蘭妮雅 你——別作聲！

普洛波且伊 (用好不容易想出來的樣子) 昏睡的邪教徒，鐘在噹噹噹！祇要是上帝能夠的……我就萬萬歲哪？是誰的不幸？跳舞罷，惡魔——已經饒恕你啦！是草木沉腫的午夜……啼呀啼罷，公鷄啾啾噲噲……，……現在，是邪教徒的末日哪！

蒲雷曹夫 總算教的很不錯，這個東西……

梅蘭妮雅 別打擾他，葉戈爾，別打擾他！

普洛波且伊 這下面怎麼搞的？……說什麼呢，人之子啊？

安托妮娜（不滿似地） 不夠勁，那傢伙……不是說不出了嗎？

普洛波且伊 虱子插死了哪——葬歌聽到了哪！怎麼樣，跳舞吧？趕快、趕快、跳罷。

跨齊了脚步！（一邊跨動脚步，一邊開始歌唱，開始的時候很低，漸漸地高起來用大聲歌唱。

跨動的脚步隨着改成舞踊） 阿斯塔洛特·沙培丹·阿斯卡弗特·伊道梅·耐翁

梅，——嚙嚙、用頭撞牆壁，頭去撞牆壁！嘿，你在嗅嗎，女人，嗅到了什麼臭味呀？狄李、狄李、狄姆、狄姆！惡魔的跳舞！茲勤、勤，這世間有一個好色鬼，啊哎、啊哎，給拉進去啦，女魔鬼把大腿挾緊啦！逃不掉哪，這一個罪人，這個色鬼！葉戈爾老闆雖是山神出生……

秀 拉（喊叫） 趕出去，這種東西！

蒲雷曹夫 你們這批東西……畜生……打算嚇我嗎？

池旺操夫 應該停止了，真太不像話……

格拉菲拉飛撲到普洛波且伊那邊去，他並不停止噤嚙的迴轉，對着她擲動樹枝。

普洛波且伊 伊夫、愛夫、奧夫、阿夫——、烏夫、秋夫、惡魔鬼……

賈欽抓普洛波且伊手裏的樹枝。

梅蘭妮雅 做什麼，你究竟是誰，你？

秀拉 爸爸，把他們全都趕出去……爲什麼不說話呀？

蒲雷曹夫（搖著雙手）慢着……慢着……

普洛波且伊 坐倒在地板上吹氣，有時發出噤嚙的聲音。

梅蘭妮雅 叫你別去碰他……有上帝附在他底身上呢！

陀斯契伽挨夫 什麼附不附的，梅蘭妮雅師太，真是非揍斷他底頸頸不可！

池旺操夫 站起來，快些滾出去！

普洛波且夫 到那兒去？（吹著氣）

克賽妮亞 哭着。

葉莉莎惠達 不是很巧妙嗎……能吹出兩種聲音！

蒲雷曹夫 大家都滾出去……滾，你們這批東西！我可不是給你們看着玩兒的……

秀拉 (跨着腳對修道的) 滾出去，你這廢物！史蒂班——把這個東西趕出去！

賈欽 (抓住普洛波且夫衣襟) 好，還不走嗎，聖徒……叫你站、你就站起來！

泰伊夏 今天的並不怎麼有勁……上一次，那才使足了勁呢，如果給他喝了酒那多

好……

梅蘭妮雅 你在說什麼，這多嘴的——(擱地底所顯)

池旺操夫 真的，多麼不要臉……

梅蘭妮雅 是誰呀？自己才是不要臉的東西。

華爾瓦拉 請你平靜一點罷，姨媽……

克賽妮亞 上帝……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秀拉和格拉菲拉使蒲雷曹夫躺到長沙發裏去。陀斯契伽挨夫呆呆地對他注視。池旺

操夫和華爾瓦拉拉着克賽妮亞和梅蘭妮雅退出。

陀斯契伽挨夫 (對妻子) 莉莎，還是回家去罷！看樣子，蒲雷曹夫不很好呢！情形非常

的壞……何況示威運動已經開始了……非去參加不可。

葉莉莎惠達 啊啊，怎麼樣呢，那個人吹氣的樣子？真是連做夢也沒有看到過，那樣的……

蒲雷曹夫（對秀拉）對任何一切，都有當家師太那個壞東西想出來的……

秀 拉 你不舒服嗎，爸爸？

蒲雷曹夫 好像伙，像唱喪歌似的……要把活着的人……

秀 拉 說呀，不舒服嗎，爸爸？去請醫生來吧？

蒲雷曹夫 那用不着，上帝的天國什麼的，是那個小丑自己編的……祇要是上帝能夠的，剛才，那樣地說過的吧？

秀 拉 那種事情，全部忘記了罷，不管是任何一切……

蒲雷曹夫 當然要忘記它的！你去看一下，格拉菲拉有沒有受到他們的虐待……外面，

不是在唱着什麼歌嗎？

秀 拉 你不要站起來呀！

蒲雷曹夫

這充滿惡臭的帝國快要滅亡了吧，啊啊，什麼都看不見……（抓住桌子俯靠著站

了起來，揉擦眼睛）你這東西的國家……什麼，所謂那國家？全是野獸！國家

……是天神……說的什麼！要想殺死我的，還能是個上帝？爲了什麼非得死

不可呢？人，難道說是要死的嗎？爲什麼？其餘的人，想要死的話就去死好

啦！但是，這個我爲什麼要死呢？（搖晃著身體）變？爲什麼呢，葉戈爾？

（用嘶啞的聲音喊叫）秀拉……格拉哈，去叫醫生來罷！啞……有誰在那裏呀，

畜生……葉戈爾……蒲雷曹夫……葉戈爾……

秀拉、格拉菲拉、賈欽、泰伊夏，都跑過來，蒲雷曹夫幾乎要倒向他們那邊去。窗

外有很低的歌聲。格拉菲拉和賈欽扶住蒲雷曹夫身體。秀拉跑過去，打開窗門。歌

聲傳揚進來。

蒲雷曹夫

什麼，那、那個？是喪歌嗎，又在唱了嗎！秀拉，是誰，那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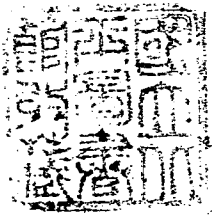
秀拉

到這邊來罷……到這邊來聽罷！

蒲雷曹夫

唉，秀拉……

——幕——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蒲雷曹夫

基價五元五角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者 費明君

出版者 長風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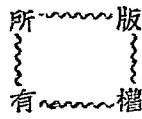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一號

發行所 長風書店

代表人：徐啓堂


分發行所 長風書店廈門分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0.55
-42

 基價 5.50